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五

朱澤灋

號止泉江蘇寶應人有止泉先生集

唐書本紀論

唐書論一

唐書論二

漏澤記

遊蒙山記

蔣汾功

字東委江蘇陽湖人雍正癸卯進士官松江府教授有讀孟居文集

讀孟子上

讀孟手下

救荒投當事書

東園記

常州府知府于公墓誌銘

代

周振業

字右序江蘇吳江人雍正癸卯副榜有義亭集

馭吏策

十

王步青

字罕皆號己山江蘇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檢討

對松先生詩序

十一

北籬園記

十一

見山樓記

十二

宋

和字介山號岸園安徽歙縣人有橋西草堂文集未刻一名雪晴軒集

張魏公論一

十四

張魏公論二

十四

燕喜堂集序

十五

京師百詠序

十六

南海圖記

十七

西干記

十七

陳恪勤公傳

十八

曹循吏傳

二十二

張循吏傳

二十四

唐復思傳

二十五

毛癰子傳

二十六

馬母傳

二十七

張滌園先生墓誌銘

二十七

王又樸

號介山直隸天津人雍正癸卯進士由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官至山西運同有林樓堂古文

漢高帝論

三十

論魏武帝

三十

論伍胥

三十一

書宋史後

三十一

褒忠錄序

三十三

國朝文匯甲集卷五十五

唐書本紀論

唐書之載武后也。歐陽氏列於本紀。宋氏不言本紀之非。第於沈既

詳書其言而列之傳。沈氏曰。每歲書帝在房陵。如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歐陽氏曰。春秋於亂臣賊子。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馬班作高后紀。亦偶合春秋之法。唐史因之。自綱目書帝在房州。人咸右沈氏矣。乃二子皆執春秋以罪武氏。而本紀列傳異其文。聖人之旨主於一。非史家各執一見之所能強。知歐陽氏之不合於春秋。則武氏之不可立紀章章矣。或曰。昭公見逐。魯實無君。公雖在外。魯猶公之魯也。故每歲書公以罪季氏。武后廢中宗。改唐為周。篡天子位。稱聖神皇帝矣。得不著其實乎。曰。非也。高宗崩。遺詔太子卽位。軍國大事。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嗣高宗承天命。非武后所得廢者。卽武后廢中宗。又立相王。天授元年始稱帝。改號降皇帝為皇嗣。未稱帝以前。位號仍屬中宗。猶在房陵。非若高后稱制於惠帝。既沒之後。漢統中絕而屬之也。如曰著其實。則當稱周皇帝。武氏本紀而列於唐。其實猶未為盡也。或曰。衛殤公依孫甯以篡。春秋列殤公於君。以著其實。不聞書獻公在齊。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孔子於魯事。不得已而諱之。以諱之者彰之。以諱之者誅之。卽以諱之者尊之。如公

孫陽州公在乾侯。皆聖人權衡輕重。以定萬世之準。若夫列國或書其君之失。以正其為君。或書其臣之失。以正其為臣。故奔與孫不得而同。使歐陽氏繼春秋。東紀月編年之筆。將削中宗而書武氏乎。羿篡而書夏。共和東政而書厲王。高后臨朝而書漢。獨至於唐。則舍在房之中宗。而書周則天皇帝武氏。如之何其可也。必執衛賜以例武后。安知孔子修衛史。不書獻公在齊。而遽以君剽之文。為武后之定案乎。且夫君剽者。從甯氏弑君書之也。甯氏既君剽。而又弑之。是弑君也。故不得不書也。當天授久視之年。薛懷義張易之及宮人宦豎輩。有起而弑后者。將書某弑其后者。武氏矣。又何疑於君剽之文乎。或曰。使孔子修衛史。既書獻公在齊。又書弑其君剽。國有二君乎。曰。衛之獻唐之中宗。亂世也。易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立中宗紀。以正武氏之罪。附武氏以書天下之政。此宋氏深有取於沈氏之說。而紫陽所不能易者也。或曰。衛輒拒父。孔子所深惡者。哀十二年。書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郕。武后之入本紀。亦書衛侯之法也。奈何以為不可乎。曰。春秋誅亂賊。不稍假借。然亦各有其倫。烏容涵也。崩殯未立。非中宗比。記曰。僂人必於其倫。春秋之惡姜氏嚴矣。如齊必書。如莒必書。入廟必書。設姜氏廢莊公而專國政。竟以姜氏繼桓公之後。躋十二公之列。告於天下。後世曰。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聖人豈為之哉。

唐書論一

語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儒者明經行道之士也唐書謂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專誦習傳授無大事業者次為儒學篇其亦疏矣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儒三代之儒道德事功文學合而為一聖門雖分此為三科皆修道於身得聖人之體用者自漢以來漸有分途事功失之偏雜文學失之訓詁道德君子不可多見後之作史者分別源流立道德之兼乎事功文學者以為之宗而事功文學有不足者附於其下乃有統紀漢後宰相大臣之措之天下者不本經術以佐太平或尚黃老或尚清淨伊周孔孟之道陵夷衰微僅二三賢相得道之支流又安四海若唐之宰相大臣上之狄仁傑宋璟張九齡陸贄裴度次如長孫無忌褚遂良魏徵姚崇魏元忠李德裕德望卓卓不愧儒者他如徐勣張說雖有功業文章行誼虧缺為士林所誚況其下者乎然長孫無忌之殺鬱林王恪褚遂良之殺劉洎魏徵之失節元忠之依違元之之事德裕之黨猶有警議史氏乃以儒之光明履功歸之宰相大臣豈以在上者有儒在下者無儒有事功者為儒獨善者非儒不得已而以誦習傳授當之哉夫誦習傳授者文學之事非盡君子之道也漢儒自董仲舒劉向如張禹杜欽劉歆不免為經學之玷是故士之窮居或受一命者既

究深經學。縱無大事業可見。其立身行己。必不詭於聖人之道。始目為儒。以興起後學。若夫言辨行僻。剝民殃世。假經術以遂一己之私。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去調諛阿世。為經學玷者。幾何也。祝欽明郭山惲。史氏不列之儒。以其有玷於經學。為周孔罪人。斥之。懇懇示戒之心。深切著明矣。陳貞節黜肅明皇后。而不配黜中宗。使不在七廟之列。一欽明后行亞獻之說也。尹愔以道士服拜學士。修國史。康子元侯行果諸人。以老莊錄一山惲之堅僻也。陳京言利之徒。與趙贊。啟德宗。聚斂之禍。史氏亦未嘗不斥為小人也。既擯欽明山惲。以為非儒。又收貞節輩。以為儒。此唐之儒學混淆。聖人之道。易世而不明也。唐三百年。遠承孟子。近接董仲舒。王通。不媿為君子儒者。韓愈一人耳。前乎愈者。有王元。感。蕭。頴。士。同乎愈者。有李翱。歐陽詹。何蕃。數子者。學不逮愈。皆有志聖人之道。立愈為有道之宗。而以數子附之。唐之儒統。可以不墜。至於徐文遠。陸德明。顏籀之傳經。蘇源明。杜南等之詩。令狐德棻。沈既濟等之史。皆入文學傳。以繼司馬遷。鄭康成之學。如陳貞節。宋之問輩。則與欽明山惲一例。等於漢之張禹。杜欽。劉歆。則學純明而義例得矣。史氏豈不知之。而所以混淆者。由其有震驚功業之心。而又有輕視章句之意。不知章句之學。不可謂有道之儒。而功業之本。不本於道者。其體不純也。嗚呼。學之晦。不自唐始。孟子與荀卿同傳。景文之意。亦猶

是也不有周程張朱其孰知君子儒之統即道學之統也哉

唐書論二

一代之賢之著姦之顯者史氏曲折傳之使後之臣子有所懲而不敢為惡有所勸而為善其皆然矣惟是修行立節在下位之士其稱名也若隱若見表之則可以起頑而立懦否則湮沒無聞此豈與世族之子無他才能容容保位者比非得史氏有范羅卓行屏棄苟祿之意則無所關於前無所垂於後吾讀唐書列傳而知其不可以訓者多也張澈格輔元張循之仲之輩不立傳而附見於張宏靖蘇晉岑長倩傳中畢炕拒祿山事一無紀載至於楊恭仁張知寒韋湊張嘉貞輩或道其家世之貴顯或稱其子弟之執戟使庸碌不足輕重者以官爵附於後流連贊嘆綽有餘慕當世既榮之史氏又榮之雖有推獎志節之心亦以揄揚世胄掩矣勸懲之道如是乎哉自重志節抑競進之道不行於上則扶持世教士大夫與有責焉鄉黨中有君子其人者曰某某組紱其身鮮腆其面人爭非之某某制行矯矯不滓濁俗人爭敬之其人之評論非必傳於後世聞於天下也猶足懲惡而勸善況史氏之一褒一貶榮於華衮威於鈇鉞其扶持世教何如而顧漠然於此也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宰老宗人立段使黜官溝祭黜官者減黜其官無多受職也左氏之意以春秋世祿

世官貪冒無厭苟得廉退者之一二事可以磨礪末俗則歌咏頌美之不暇後之史氏不能無遺逸要期得此意焉宋景文刪唐史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采輯遺逸之功不可謂不至獨惜其叙次之下一則曰搢紳榮之再則曰儒者榮之求其重志節抑競進之志何可多得哉歐陽永叔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遂於紀傳各列其名景文之史歐陽公猶重改之後人詎輕指摘不知史之作各有指歸指歸之所在不在文之多寡事之詳省而在於推之屏之抑揚於言語文字之餘寓其無窮之意劉知幾曰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馬班之史何遽如是而其意誠不免焉吾益以劉子之惜馬班者惜景文也

漏澤記

予淮南人也去海二三百里未獲觀海之盛及遊閩之福寧登太姥山見夫雷响電激蕩雲沃日蚺八輻輳之狀而始知觀海之難為水也夫海之為量注而不滿酌而不竭堯之時九年潦而水不加益湯之時七年旱而涯不加損將天地間止有此水通天河穿地脈而周流不息乎抑海之器宏量大六合之廣自有大瀛相迴環者乎予不得而知也壬午春過蒙山之西識所謂漏澤者夫漏之義大矣海者天地之大漏澤也漏澤者蒙陽之小海也故觀於泉知水之涓涓不舍而未得其所歸觀於雨

知水之時行驟集而未得其所歸觀於江淮河漢知水之暢乎中流而未得其所歸咸以海者水之所歸而亦未得其所歸也海之所歸其漏矣乎土人言澤之土浮土也夏至水來自商山有挈舟而往者有入水而漁者其穴不勝數冬至後一夕哄然而竭澤中之穴怪石嶙峋外險中虛容數十百人餘穴不見澤之穴如是而海穴可知矣澤之漏以陰陽為消長而海之漏以陰陽為消長可知矣且夫漏者竅也竅之為言通也生固通洎亦通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天地之大有虛有實實者體之所形虛者竅之所通天不漏則不下濟地不漏則不上行水不漏則上不通於天下不通於地韓子云天將雨水氣上以韓子之所云參之漏澤則水通於上下矣明乎上下消長之道澤之所以漏非即海之所以歸乎或曰澤西二十里為泉林水伏於地出為泗水猶沈之三伏三見耳何云歸也然澤竭凡六月泗則無時而竭也吾不知澤竭之時泗自何來耶觀泗而不知泗何異觀海而不知海也吾於漏澤觀其大矣

遊蒙山記

丁亥二月既望予宿黃崖郭秀才山莊疏食村醪話蒙山勝境予曰雲蒙之說何稱焉郭曰山綿亘百餘里將雨奇雲錯出目不暇賞其以是乎翼日自黃崖過靈官廟

迴馬嶺東西路之總會也。又五里至小風門西崖下視千丈茂松數株雲起山中。迫
迫漸近濃淡四五重。又一里至大風門石壁岫石筍突石欄似橋人工壘成以接兩
峯風猛冽透肌骨。入五里至南天門距慈甯宮二里許路平坦宮檁棟皆石東登望
海樓臥松下俯瞰白雲足綽平鋪下屬於地上有飛鳥之背與吾接也。往時松陰
連三五里今存數百株落落晨星如龍如虬如蓋如層樓或偃或仰或獨幹或連枝
或出山巔或生石罅午飯由宮後謁玉皇廟過此陡峻異常數十步即喘息兩人夾
扶乃得上絕頂處望石坡捨身臺小魯碑字滅沒不可識山峯憑虛欹北北山環衛
之投以大石聲聞不絕西北雲漫衍停蓄飛騰而來襲裾拍面周遭之山時隱時
見由頂石池憩養真洞宿慈甯宮右羽士謂予在雲中行也。二更月上聽松風煙霧
布山下不覺大醉。又翼日昕復上蒙頂晴空一氣泰岳青雲諸山在指顧間。昨朝之
雲不知消歸何所旋坐肩輿過望海樓播鼓臺柳溝溝底兩峯夾澗水潺潺南逝
西望石屏千扇北開南台陟屏之南履率律臨筓鉢栗棗杏椿參差層疊坐琴臺撫
松竹酌玉液泉來雁峯白猿洞峙其南松嶂環其右大屏擁其後左則石屏也望屏
間來路陡直非雲梯不可上下徜徉其間都非塵境道人張破頭者示予以道德經
十六章曰是山之雲出則騰起入則歸根故名白雲崑日西流宿小沐橋因記之。

讀孟子上

蔣汾功

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君子之在上也裁成輔相以事其在下也裁成輔相以言昔者孟子道性善而天下之言不勝其紛紛也為不善者如彼其眾也無己而歸諸氣質然孟子亦嘗以食味別聲被色為性矣而終之以君子不謂何與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又曰不仁未有得天下斯言也於戰國以前審矣由秦以降其能範圍而不過乎或謂君子道其常彼不善與不仁而得者變也或又謂天下有不欲為善之人無不可為善之人若夫得天下者必數百年保天之祿秦隋一再傳而失之終不可謂得也茲二說者皆當矣抑猶未盡今夫君子之立言也恒存乎不得已蓋嘗因其自然者而順導之亦慮其將然者而逆防之循其自然則同然者無所溺而官骸順則矣遏其將然則已然者有足據而氣數無權矣此天德所由達而王道之無衰息也孟子明知夫世多自暴自棄之人而終不肯謂性有不善明見夫招八州朝同列者赫赫在目前而終不肯謂不仁有得天下皆其裁成輔相之盛心不得已而託諸空言者也未或稽其經世之心乃觀末流而責其言之罔驗不以為孟子所弗道而以為孟子有不知則尚論者之慎而已矣

讀孟子下

孟子言仁義則無所往而非仁義者性善其所自出而不嗜殺人其功用也楊墨者仁義之似秦人則與仁義為仇者也故孟子之書顯攻者楊墨陰斥者暴秦且夫人有所由生孝弟是也人有所由殺富強是也孝弟之義明則心氣和樂窮老有養而生理由此而興富強之謀絀則刑斂輕平戰爭不試而殺機由此而杜始于不忍不為而極之朝諸侯有天下此物此志也朱子嘗推其明四端為安社稷之功闢楊墨為扞邊境之功又謂當時其說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夫既知其不攻而退則猶然功在社稷矣若乃攘斥暴秦是可為扞邊境者也以學術殺人無形而有待以兵戈殺人待頃而決矣一則曰不能一朝居再則曰未有得天下既重絕之又申儆之庶一返其嗜殺之心耳矣噫嘻桀紂不能與堯舜分者性善同也桀紂不能與湯武敵者仁不仁異也如使不仁而得天下是桀紂可幸湯武之成功豈理也哉

救荒投當事書

伏以荒政國之大事也某愚生未任民社之責詎足以知當世之務竊觀今日所行多與古人異者敢率其管窺以具論當世之得失惟仁人君子擇處其中幸甚蓋今之法有三而已一曰禁糴其法曰凡境內之民粟無與外邑違者罰愚竊非之天地生財共相流轉境內之粟有盡而外邑之來者無窮境內既不往則外邑亦不來是

自感其生路也。一曰平糶。凡境內之粟。酌其價每石若干。多者罰。愚又非之。諺曰。價高來遠客。言四方聞者衆也。聞者畢來。物將自賤。今務抑其價。則聞風必無來者矣。直相視于境內之民。彼富民非盡無良也。人情莫不先己而後人。彼亦豈能常自保。惟堅閉不出而已。一曰勸分。二者令既不行。縱行無益。于是量其家計。科某戶若干。違者呵之曰。為富不仁。愚又非之。彼誠不仁耶。長民者自治之。無庸假手於勸分也。富民亦有二。其不肖者。或因以為利。若賢者。未始不願施而恩自上出。則其心不服。且富室貧之母。而游惰者先王所禁也。既用勸分。則游民愈得志。而富人反若有陰事為其所持。推其心。直欲使偕貧而後已。此豈為民父母之意哉。今貧民既已生心。而富民又偃蹇不服。其勢相持。將必有攘臂揭竿。以禦人于鄉曲者。長奸誨盜。非細故也。竊以謂今日之患。惟在無誠心任事之人。平時積貯。既與吏胥相侵漁。一遇天災。拱手無策。又見富民少而貧民至多。富民常自愛。而貧民一無顧忌。輿情洶洶。勢難驟回。聊以嫁禍而苟免吾責耳。豈真有愛于貧民也哉。且執事近日屠禁甚厲。果如所禁。亦足干天地之和。何者。禁屠則必私鬻。聞之私鬻者。必閉其口而屠。則豕之死愈酷矣。或不幸為利胥所獲。則攘其肉而屠者。予杖。夫傷人不問馬。聖有明徵。今以殺畜之故而傷人。無乃與此異乎。狗彘食人食。則檢之。未聞食狗彘而罪之也。某

幼讀孟子嘗疑梁惠王自詡以盡心及思其移民粟於兩河而民晏然聽命當時必具有經畫特所行皆補苴末流而失其本孟子猶且非之今欲求如梁惠之盡心何可得也竊嘗妄論經濟不本于性情天下必無善治誠心任事者其性情存焉爾性情所存雖損己以益人猶將為之奈何乎損人以自便其身嫁禍以要譽于民乎為今日計必先稽積貯積貯不可恃也則貸粟于富民多寡聽民所自出官給以約令于秋徵時按數捐其所輸輸稅必有費以白易糴異日準其兌費之數則彼固已獲息矣且大署其名曰某戶某月日貸米若干次第書之以為衆勸以為民德則富者不亡厚實而兼獲美名人孰不為也然而設簿置胥則出納期會間吏即緣之以蠹民故夫誠心任事雖非一耳目手足所能辦要必時鉢於心弗假吏胥以權而可或謂若此則便于富民而大不便于執事是不然為政而思自便其身茲民所以無所託命也古之宰天下者有言曰天下匈匈其當受難宰郡邑者何獨異焉且執事于民則父母而富民猶戚族鄉黨也子有疾苦顛連坐視不一引手救而誣諸戚族鄉黨自謂得計可乎或謂執事秉權而布令苦乃爾後殆難為繼是益不然夫權者勢力所存也順民欲而導之則甚易而有功拂民欲而強之則相激以至敗至其可繼與否在人所自處耳計執事一歲秋徵之羨不下萬餘韓文公所謂費闕下一朝之

饗而足者以今計之未及費執事半歲之美已辦此綽有餘裕矣且上官聞之必多執事之治行甯轉有督過于執事執事省上官之奉以益貧民當亦上官所心許縱其以此獲戾當亦執事心所安也今使長民者義形于內奮不顧身至誠惻怛以紓其艱則富民之願施者將不令而自行薄味省愆痛自刻責以當天譴則屠沽吏胥之作奸者亦將不禁而自止匹夫為善于家鄉之民猶有聞風畏慕者況仁人君子居高而唱者乎若夫救災之道則有宋名賢成法具在倣而行之斟酌變化非難也然不得其人猶之無與耳其他利弊纖悉有未能更僕數者康熙四十八年五月日邑人蔣汾功謹具聞

東園記

人莫不珍其所有而居室為甚室東偏有弗地可二畝許地主某寓于某氏康熙己卯歸于我有亭有池後室三楹亭有東隣責言投瓦礫遂圯先子始入命撤之欲作室因病中止四時植蔬果于其中名之曰東園其後先子多餌薄藥余又游遭閔凶家日益落而田園益蕪矣亭既撤石臥水中屆春夏草木蒙然今歲八月石工來觀之曰且無言作室姑為若刈茂草斬枯竹木斤瓦礫而阜之其石或偃或竦迴曲起伏具有施設于是向之蒙然者舉目曠然噫一石也置之非其所則同于朽壤位之

得其地遂增耳目之觀物之顯晦有時而作室固不易耶夫人之有文詞猶居有宮室苑囿也作者勞觀者逸何則為宮室苑囿必飭工庀材稽以歲月而費不貲遊者徒手而觀美焉而人願願為居者惟曰我有之也學士自少至耄矧精竭神作為文章俾後之人安坐以耽吟詠然而人尤慕為作者亦惟曰我有之也我有之又必其恒有之昔李衛公為唐宰相構平泉莊而貽戒曰以吾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迨乎身竄崖州當時遽已蕪絕夫衛公之精爽能見夢于令孤而不能行于子何也且其聲名不斬詎以平泉草木耶抑勲業文章自有千古也今不珍其所自有而反貽不達之言以來識者之誚君子可以鑒矣凡厥祖父畀田宅于子孫惟曰守之世然久者不過百餘年近或數十年否則數年已易主矣而文章之傳雖無行子孫不能嚮有勢力者亦不能取而去君子益可以鑒矣為子孫者期于自盡為祖父者尚其達觀室之美者售愈速文之工者傳必遠君子欲恒其有乎珍夫子孫所不能嚮者而已矣

常州府知府于公墓誌銘代

歲庚寅故知常州府事于公將以十二月卜葬于常州府武進縣之某鄉其孤本宏以狀來乞言曰日月有時願得一言以掩諸幽按狀公諱琨字勝斯號瑤圃順天大

興人也。少孤居喪。即能如禮。家素貧。不能延師。詣里塾中耳。授歸。即成誦。書或從友人假觀。吝弗與者。日過其室。強識之。夫幾補博士弟子員。順治十四年。省試中式。因字誤被落會。詔校天下諸生之在輩數者。錄取能文工書之士。以次擢用。因得除授內祕書院中書舍人。在院數歲。諸大臣皆優異之。公為人修偉。善言論。遇事果敢。機智提出。以故所至。輒有政聲。授浙江湖州府倅郎。有三大盜者。以勇力聞。白晝哀甲為市人狀。遇輜重。則挾之而趨。公偵其出入之地。單騎前往。命胥役數人躡其後。指顧悉擒之。時耿逆據入閩。浙中騷動。朝命督師宣言歸順者。予不次賞。郡人孫某素無賴。一日引趙甲李乙持偽告身。自稱逆中大帥。願率兵三千內附。督師大喜。將奏聞。先給銀牌署銜。各有差。公心知其詐。而甲乙二人已廉其姓氏。因奉督師命往驗兵數。孫某乘大座持刺懸銀牌于項。揚揚入郡堂。公繆為恭敬。揖入內署。語相得也。孫乃以公為誠。漸吐實。公因徐叩三千兵及兵仗安在。孫俱以實告。且曰。願公少緩期申報。足吾事矣。公佯許。詰謂曰。旦日可命二人來。詰朝甲乙果擁騎持刺如孫所為。孫亦隨至府門外。公預設伏。二人者至。則擒之。叱曰。若非某邑盜牛者耶。何敢來。命左右褫其衣冠。奪所懸銀牌。并捕孫下之獄。因疾馳具狀。白道府。皆愕不知所為。徐曰。汝自往言之。督師果大怒曰。若輩為吏。逆兵入境。罔有聞知。今乃欲殺降。

以自為功。公語其奸狀。開陳利害數百言。督師乃釋然悟。降階執公手。謂曰。幾失之矣。吾乃今知汝非常人也。在湖十餘歲。量移福建。都轉鹽運使司運同。以廉平署上考。康熙二十六年。應聘司科場外供官。因內供微海菜數百斤未足。公力言行戶苦累。減至六斤而止。餘稱是。卒事。小民數百人奉萬民衣獻馬前。張樂設綵。擁歸署中。并肖像祠焉。閩帥移咨巡撫。請修戰船八十餘。巡撫檄公勘驗。應修者三四數。閩帥率其屬醵金五百餽公。公弗許。巡撫以是益賢公。特薦陞知常州府事。常於東南稱大郡。因歲屢不登。民用彫敝。公下車一意撫綏。以無事為福。尤堅明約束。中吳積習。為之一變。至于發奸摘伏。士民皆屏氣。噤口。莫敢枝梧。老子胥役者。迄今猶頌其神明也。始佐湖時。杭郡有盜未獲。叔主誣其仇某。執繭衣為證。令逮至。鍛鍊入之獄。既成。公疑其冤。指所衣謂叔主曰。果若衣也。若自製耶。則曰。然。命衣之。齊長及地。公厲聲曰。若欺我焉。有自製而身不稱若是。叔主懾伏。立破械出之。公曰。不可以我故。貽邑令失入罪。請督撫仍命邑令平反。公由是以善折獄聞。既守郡。以事往蘇州。道經無錫。漏二鼓。舟纜忽斷。公驚起。月明中。望見城下橫屍。急呼邑尉問之。尉對以貧民醉墮城死。其母與妻已具狀矣。公曰。繩新何以忽斷。得毋冤乎。反郡。逮其妻。婉訊之。果吐實。言吾夫利與某有奸。弗吾禁也。既以金盡卻之。其人醉吾夫。登城遂不反。逮

某至不待榜而服江陰翟禮里豪也私於鄰妻閻氏乃與閻謀殺其夫說言以不聊生自經有陸姓者知之憤甚畏翟弗敢言乃夜發塚破棺曳屍于其門閻度不能隱反控陸於縣縣令且援律擬置大辟矣事上郡公疑焉無故而冒不韙以發大難者必有故者也遂繫閻而徹行江邑悉其狀乃從容謂閻曰與爾同謀殺夫者非某耶彼已具供爾何諱閻語塞公乃遵幹役戒之曰汝為我偵翟于郡門外役如言果獲翟訊之大呼稱寃檢其身得數紙皆所錄卷宗也公抵之地視翟曰此何為耶翟語亦塞與閻俱伏辜而陸竟從末減其鉤距疑獄大率皆此類也公以老致仕遂家于常以康熙四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官某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娶時氏封恭人子二人本邵本宏女六人孫五人孫女五人公工制舉業前後所拔知名士不可勝數攝湖郡篆時某方以童子試受知于公今三十餘年矣知己之感無日忘之故于仲子之請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邇公之先昔來自燕冠纓烏奕其世多賢迄乎其後為常郡守遺蔭甘棠自天之佑中撫我湖取盜徃符小醜挾詐用伏厭辜矜矜司運民力是靳守已奉公不隕厥問定國為尉獄無寃民以擬于公詎非其倫公今云亡人罔不盡辱在小子敢忘大德坎坎者穴隆隆者庇以固以蕃以保其子孫

馭吏策

周振業

守令者。生民之所寄。國家之血脉也。部司者。政令之所承。朝廷之耳目也。夫人之一身。必使血脉貫通。而耳目清明焉。斯可以康強而無患矣。然血脉行乎肌理。而所以管攝之者。則存乎臟腑。耳目各有官。而所以主宰之者。則存乎志氣。夫督撫者。守令之臟腑也。卿尹者。部司之志氣也。而總以效命乎天君。則一以貫之者也。故天君泰然。則由臟腑以達於血脉。由志氣以率乎耳目。未有不從令者。然而亦間有不從者。蓋血脉散布之處。不能無燥溼之感焉。耳目運動之餘。不能無聲色之引焉。此氣質之偏。雖天君亦不能禁之。而要所以調其和而反其正者。仍必有道焉。不可以不講也。今守令部司之選。既不能不循資而進。案格而升。則賢不肖之雜焉者。此未易遽清其源者矣。然守令之賢不肖。既一委之督撫之舉劾。則亦不患其雜者。蓋一守令之賢者。舉而羣守令之賢者。知勸則賢者益賢。一守令不肖者。劾而羣守令之不肖者。知懼則不肖者亦化而賢。斯亦由臟腑以調血脉之道也。若夫部司之循資而選補者。卿尹之舉劾與督撫同。其或由於再薦。或由於保舉。亦一人賢而舉者若與有榮。一人不肖而若與有辱。則知勸知懼。莫不皆然。此亦由志氣以率耳目之道也。故為人君者。不患守令部司之不賢。而在難於督撫卿尹之皆正。今有人焉。臟腑受病。

而不知志氣昏惰而不檢由是血脈日益乖耳目日益縱而飲之藥者顧乃舍其本而治其標惟血脈之是導適其過者亦且指其外而遺其內惟耳目之是求抑亦謬且惑矣由此言之知人者尤御吏之大原握知人之哲以慎擇督撫卿尹其人而任之是則養身者息志甯神以安百體之道也與

對松先生詩序

王步青

涇上多佳山水而桃花潭特聞潭之西石根拔起峰崿巖蒼髯遙峙兀傲支離雲影飄飄濤聲颯颯唐李太白過而樂之有石壁望松寮之詠而寄懷於仙人愛我舉手相招當日裴回不忍去之思方慨然以不獲生長於斯為憾後千餘年而對松先生實生其址先生生明季厭棄舉子業肆力於詩居潭水之東故為翟氏聚族所而先生讀書閣適當太白題詠之處顏之曰對松學者稱對松先生往往倚檻臨風長哦勿輟松寮在望絕壁依然樂而忘老年七十餘卒二子輯所遺詩若干卷嗚呼自古山川之勝天作地藏必有待以流傳於世翟氏余故多知交今年往埭邑舟過花潭篙工告余曰此李白乘舟處也桃花潭水深千尺子亦聞之乎視其言若有矜色者夫以昔之人曾流寓於斯千餘年猶不離口況其鄉先生一觴一詠又當何如比余埭邑還再過潭東翟氏諸君泛舟飲余酒權花潭公麻溪汧羅浮望彩虹蹴橫石是夕七月既望也玉湧澄江銀鋪沙岸已又放舟東下酒半酣天高月正諸君挾余迤登絕壁踞獅象瞰魚龍清風拂人傳杯痛飲松鶻磔起雲霄四山木葉蕭然欲墜澀灘鳴漣嘈嘈無遠近聲私恨不克如謫仙人即景高歌流傳人口越數日讀先生詩則諸所游歷皆載焉清詞麗句多有為溪山助色者而舟人漁子何未聞一矜而

誦之。豈非貴遠忽近人情固有然歟。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之人視子雲書何如也。吾知他日必有矜誦先生之詩者。花潭諸勝。天下其盡傳之矣。先生老年愈不合時宜。牢騷之意。託物以賦。然怨而不怒。肆而不流。卒歸於正。而近體尤工。二子懼其先之久而不彰也。謀所以梓其詩者。肅衣冠屬余錄。余受而讀之。猶時聽松風諼諼也。

北蘿園記

涇之郊。岷岷相望。北二十里。為琴溪。溪南絕巘巖。志曰。此琴高搖鯉仙登處。過長橋而北。茆店數椽。是為宛陵陸道。又北橋斷。行者須筏而渡。曰東溪。夾兩溪。右折而東。竹林環合。一逕陰森。緣東溪二里許。南折豁然。有田數十畦。過小渠。竹微鎖。稍東復數十畦。小邱環其北。迤亘於東。形若匱。是曰匱山。折而南。稍見場圃。復百餘步。農舍出焉。又其南。則吾年友吳君子峻與其弟魯山。勝青讀書別業。所謂琴川先生之北蘿園也。歲丁酉。子峻館余於園。命其二子受業焉。園內草堂五楹。蓋自東溪環折。故盡為北蘿園地。至是乃匾其堂堂左右。皆農舍。堂後有軒。植花木數種。堂前樓可遠眺。四周山疊如屏。其南東復有田可百餘畦。當是時。節在臬月。良苗懷新。水自南宛轉田間。高下曲赴。合流而溝之。遶堂右。遞輸於舍北。青樹翠蔓。蒙絡披拂。但聞泠

瀧聲又其南竹木東西復環合竹外是為西溪匯東南諸山水西轉而注於琴溪者也衝濤漩湔渟碧沸白小魚時有百十頭往來沙渚間纖鱗可數余方掬流欲漱適二鹿自林中出足伎伎若將與遊者嬉余驚起鹿駭而奔又自南而東而北竹大如椽幽泉怪石凸然窪然不可勝畫子峻將引余之崑山觀夕照時猶暑便還以余所至去草堂後三四里皆園址林益深竹益茂繞林為溪環溪皆山自長橋一望蔚然游者罕窮其際一日余問園所由名子峻曰園故某氏業歲穫稻百籬因以名園後益蕪棄吾父售之曰是可隱也而以園介在北鄉詠荆公半在煙蘿之句更名北蘿若畦若舍悉所經始方將稍構亭臺遊憩之勝而吾父遽歿言未卒子峻兄弟皆泯然己又曰吾父少兼文武才為諸生時罹族難產且盡諱名太學事商賈累萬金既就隱於斯諱吾輩肄業而身自督農歲且穫千石率以賑貧困晚號琴川散人嘗語人曰世間苦無處覓桃源吾園亦奚減耶先是四山患虎農者盡去吾父以德招之稍集俄而譁虎至大驚父厲聲以身先曰安所得虎敢犯吾境吾父貌故偉膽略絕人呼聲震山谷虎駭且遁不日又連殪二虎自是無虎患易養前數日檢遠近諸家所負積數千金發券命盡還之家茂林去八十里自園中興疾歸顧謂嶺兄弟曰吾營此為汝曹讀書業非真作田舍翁也我死母析子若孫善承吾志吾魂魄猶應樂

此矣。嶺等泣受命不敢忘。余聞肅然。因語二子。子其勗諸。先生諱某。字雲若。慕琴仙。故號琴川。高行偉略。卓卓在人口。既歿。子峻。雋甲午。魯山勝青。皆以文行自克。晨夕園中。與子峻相師友。涇人士之來游者。猶為余嗟道先生風範云。

見山樓記

潤之西郊。大江環之。羣山蜿蜒。當南北水陸之會。緣郊十里。煙火萬家。商賈輻輳。居人逐利爭時。喧嗽雜。蓋不復知有江山之勝矣。曩余舍北固草堂。陟山巔。望四遠。妙高浮玉兩峯。屹立于江濤瀾。中時或東遊京岷。北眺石公。西躋雲臺。南棲黃鶴。層巒漫阜。斷壁連岡。所至罕窮其境。歲二月。舟過西郊。訪祝君荔亭。登其所謂見山樓者。君家近市。樓翼然矗起閭巷間。畫舫三楹。綺疏四闕。北面長江。左右羣山。縣亘渙若雲奔。錯若棋置。曩所未見。今皆見之。此豈所意於唐肆之區。康衢之側哉。不出戶庭。奄有江山之勝。豈不以人哉。吾嘗詠元亮悠然見南山之句。緬想其所謂悠然者。邈乎不可即。當夫采采東籬。黃花滿手。山景忽來。長嘯未已。此中真意。元亮固以為欲辨忘言矣。而後之人。猥愛嘉名。或榜其堂。或顏其閣。往往而有。彼其所見何如也。君讀書尚志。登斯樓也。一觴一詠。如在斜川。栗里間。夫惡知為唐肆之區。康衢之側。然則君之志。致蓋遠矣。奚事褰裳攀躋。所見果無非山也哉。若夫樓以下有亭。有

廊有閣老樹扶疏竹梧環翠一畝之宮曲有興趣此亦自君胸次有之不足為外人
道豈獨江山之勝也

張魏公論一

宋和

昔張魏公浚謂天下常山蛇勢也。中興當自關陝始。惜魏公知天下之勢。而不知南宋天下之勢也。勢有分有合。合則天下固秦首吳尾。而中原為脊也。分則視朝廷所在。為邊面為首尾為脊也。而秦首非所論也。如越人都越。則自以三江五湖為首。秦固天下之首也。而非越之首也。勢有緩有急。天下之勢固秦首吳尾。而中原為脊也。然南宋之勢。失在中原之脊。而患在吳之尾也。而秦首非所急也。如吳人都吳。患在越之尾也。而爭霸於中原之脊。非吳之急也。雖然。此猶言金人不馳而南。權緩急而秦首。且非所論也。是時魏公方講宣撫關陝。而兀朮已馳而南。高宗懼。使工部尚書崔縱使金。軍權緩急之勢。關陝之首。何如吳尾之急也。且扼秦首。甯能禁兀朮不東。下以患吳尾否也。吳尾不能禁兀朮之不患。而秦首是時又非急被兵也。乃近釋急被兵之吳尾。而遠扼緩被兵之秦首。使兀朮波漂江浙。朝廷泛海嶼。而兀朮立馬望吳山。魏公立馬據秦首。鞭腹不及也。則吳秦之緩急何如也。且所謂扼首者。欲得敵之首。而我扼之也。非自扼其首也。金人都燕。而河北三鎮則燕金之首也。秦固天下之首也。非金之首也。而魏公扼之。則是秦人握己之髮。而欲燕人首之猝也。不然。魏公既扼秦首矣。而卒不能制金人之命。以振吳尾之患。何也。蓋南宋之勢。失在中原。

之脊而所以失中原之脊。又以失河北三鎮之脊也。而秦首非所論也。且夫人肺腑之系係於背。而背則脊之屬。而脊則首之承。故脊病則無以承運乎首。而首病則無以俯拾乎足。魏公之扼秦首。是又扼病脊也。曾何脊之振而尾之拂也。或曰。秦人讓天下。亦以扼關中之首。而魏公之說。安得盡非之。曰。秦人之能用關中。以其得韓魏之樞而用之也。夫韓魏之樞。即所謂中原之脊也。魏公用關中。甯遠得中原之脊而用之耶。所以勢隔而不能振吳尾之患也。使魏公明分合緩急之勢。當元末南馳時。杜充猶留守東京。即出師進據中原之脊。以上承乎秦首。下拂乎吳尾。則天下常山率然之勢成。而漸可進扼河北三鎮燕金之首也。奈何秦人知之。則憂韓魏之噬於胸臆間。以為虛處也。恢然宋人則不知之。不一治中原之脊。而竟聽其僵然。宋人不知之。而聽其僵然。而金人乃知之。俾劉豫據之。而天下率然之勢。遂斬然矣。嗚呼。若岳武穆者。其知此哉。嘗一振中原之脊。而金人之勢蹙矣。

張魏公論二

關中之勢。洪河首沃。延安灑洋。蒲津蕩激乎陝。而東下。而延安則屏倚關中。陝則肩掩潼關。是關中形分三晉之水險者。洪河也。戶樞中原之陸險者。陝也。而隄障洪河之水險者。又延安蒲津也。然考延安之淪於金。以曲端怙強。不受王庶節制。按兵襄

樂不援而陝之陷於金。又以端嫉陝將李彥仙才勇。按兵彭原不援。是洪河之險失。而陝之樞毀。使魏公不能柄韓魏而用中原。皆由曲端也。是其負死刑不勝誅。而世顧以殺曲端為魏公貶者何也。以公殺之後。其負死刑之時也。昔兀朮寇江淮。急公議東下。兵撓之。訪於端。端曰。宜訓兵保疆。後十年乃可。若輕舉。後憂方大。公不聽。積彭原之疑。遂解端兵柄。乃與金婁室戰於富平。大敗。議者皆咎公輕舉。而稱端之言。售公亦思其言。復稍召用之。而以王庶吳玠譖端謀反。公乃追論端彭原之罪。而斃之於獄。夫端既去。負死刑之時遠。而適富平言售之功。來公不論其近功。而追論其所負之死刑。而誅之。何異盜向火人廬舍。官未論而誅之。今更為獲竊其廬舍者。乃論而誅之。曰。是向盜火。我廬舍者也。不知盜日往。則屬盜火我者。日來。則屬為我獲賊竊者。夫盜火罪雖大。獲賊竊功雖小。然法不得越獲賊竊之小功。而遠誅盜火之大罪。故論端彭原之罪。即向盜火之類也。而公於富平之後。誅之。即今誅獲賊竊之類也。此誅端所以為公貶也。雖然。跡富平之言。亦可誅也。端之言曰。東下兵非十年後不可。亦安見必十年而後可乎。或曰。昔越之圖吳也。必十年生聚。十年訓兵。而後可。曰。此惟吳二十年而不圖。越乃可也。苟吳三年而復越。毀越成水犀之甲。浮錢唐巨敖之甲。擐會稽則越人亦安得執二十年之論。若使兀朮復濟浙。驅高宗獵北海。

是期年猶不可須。何云十耶。惜公不能以此言詰端而誅端。而徒以王庶吳玠之言而誅端也。且端之言曰。萬一輕舉。憂方大。考富平之戰。金婁室自延安入富平。兵不踰十萬。公檄合劉錡。吳玠。趙哲之屬五經畧之軍四十萬。馬甲七萬。營陣四布。婁室馳鐵騎。驟犯趙哲軍。哲懼去所部。哲軍動。四經畧之軍俱動。遂大敗夫兵至四十萬。將則吳玠。劉錡。以環攻十萬之寇。而猶謂輕舉。豈必如越人十年生聚。至百萬。金人耗散不盈萬。始可戰耶。然使金人即耗散不盈萬。戰而敵或薄我軍。將或去所部。敗耶。不敗耶。敗而猶可謂輕舉耶。或曰。戰而敗。難言非輕舉。曰。輕舉者。軍不練。臨敵卒去伍。然富平之戰。非卒去伍。乃將去部。卒去伍。則敗在輕舉。將去部。則敗在威令不肅下。而所以威令不肅下。則屬端按兵彭原不援陝之時。公留令而不早誅端。故諸將無所懲。趙哲乃敢臨敵而去所部。

燕喜堂集序

學有其近。有世近。有地近。故孟子近孔子。宋玉近屈原。鄒魯固其地之近者。楚蜀則亦其近者。故相如之賦。近騷。楊雄之賦。近相如。且夫楚澤之蘭。荈江漢之芙蓉。雖紛葩野草。有以近之者。皆被其芳。而况君子之學。或世近。或地近。則其風亦必有所被。若風人之旨。宜其所被者遠。而近之者更何如乎。蜀之學自漢唐而至宋。或世近。或

世遠而究賦不遠乎騷詩不遠乎賦而矩度而大雅音響而正風唯子昂太白之詩為近之雖極盛而至於蘇而盛之反也為其敵矣夫天造之形完於理人為之器密於智渾成之形餘於厚傾覆之器過於盈草木之變衰者傷於榮文章極光燄之長者每短於盡而蘇氏之文章其亦太盡者乎蜀有李君鹿嵐者所著有燕喜堂集其詩與文雖未及蘇之盛然不為其敵者亦不為其敵譬峽有東也山有岨也固不為其嵯峨而浩蕩也亦不為其蕪與濫也曲而洑行其直敞而谷藏其幽注而不激住而不盡其文之氣也近於歐曾者幾歐曾猶楚也夫文之行也固主乎氣而氣之純駁則因乎時氣之剛柔燥溼則主乎地所以學雖有世近有地近然世近不如地近以世有異而地不殊也故孔孟不殊於魯屈宋不殊於楚相如子雲譙周陳壽子昂太白蘇軾之屬皆不殊於蜀

京師百詠序

凡遊跡高者可以窮遠遊跡空者可以觀物借山學佛者也空諸佛而有其詩蕩蕩而遊縣而飲笠而宿衲而寒暄以造乎其詩之境而詩之境未易窮也宋人之境趨熟入之者夷然而不艱其旨盡不必深窮也元人之境近宋益趨薄矣唐人之境言遠於近即淺以深窈窕即之使人深之興會得之非窮理致之也江左之境生而趣

如不練於世者也。漢魏之境則練矣。然練而渾質而秀。根柢雅頌而江左則其枝葉乎。夫狹其遊者不能博。以觀窮於力者則半其境。借山則可謂健其遊者矣。而遊於京師最久。因有京師百詠詩。百詠者百其題詠也。凡帝其制而賡歌郊廟者。其詩莊遊乎方之外。而眺聽於浮圖之遠。鍾幽谷之鳴。寫者其詩靜鑒於古。而有感於世者。其詩婉以風。而謠俗貞淫。幻怪之可懲者。其詩隱而滑稽。百工方伎。談天釣說之眩乎世者。其詩內視而察。而土產方物。食貨之濫於時者。其詩制而不盈。亦工其百體之變化者矣。昔司馬相如賦大人上林。是託諷於賦者也。借山其亦有託乎。亦惟滄於世者。能有託於物而不移於物也。豈易言哉。且夫人一而物萬。物有則人無也。人虛則物塞也。而物其人者。輒曰我詩人。我工賦物。不知物其鑽研矣。人汨沒乎。物其肖矣。人失真乎。狡獪物乎。物賊人乎。雕鏤物其工乎。心手日其拙乎。況狡獪雕鏤而有未工者乎。夫物未有於人。則物輕。人有於物。則物重。以我賦物。則範其物。而物外有我。以物賦我。則物役我。而我無以宰物。京師百詠詩有莊者。佻者。纖者。鄙。嘖者。雅馴者。創而不典。幻怪不經者。亦難乎其賦也。而能賦之者。物既有以名之。則必有以義之。而道者。義之母也。母乎物。而物焉有不肖其母者乎。而萬物莫不有母也。母一而物萬。則萬於一。借山遊於京師。亦萬物之一者也。而余亦遊乎其中也。然儒者理

實佛者物空空於物故能實有其詩然佛不有其詩也且空佛矣

南海圖記

甲申夏寄園啟其涼堂虞山饒石村以丈二之絹畫為南海圖南海者落伽山也其山水渾灝而精微奇拔而根固畫至此難言矣而文亦猶是乎於是盡夏之月而圖成宋子把圖歎曰石村之為畫知有畫子不知也夫龍蜿蜒波濤躍雲氣薄擊雷電光景呼吸江海風馳而雨至其所以能上下其用而不滯於用且能雷電波濤風雨雲氣之並其用而不窮於用者必有以一其用而萬物之不倍於用神其用而有不

自知其用者也謂石村知有畫哉是圖水之用什六山什三樓殿雲物草木什一雖為用不一皆所以一其用於水也其水多作浪花如沸色絢爛不一皆於濤末跳擲處見之而一往盤渦如輪汨沒而復出星湧爛然亦波瀾之奇者矣水無方體者也其動靜逆順方圓廣狹皆視乎其勢之所至而不能自為限量然則使為水者自為限量而以私意行其水豈復盡水之勢而謂石村之為水知有水可乎宜其波瀾壯濶有不能限量之勢而其動靜逆順方圓廣狹一視乎其勢之所至而有不自知也是圖山根沈浸處水多觸之而迴其濤之至者與迴者相激而喧扈怒立互為其勢若有蛟龍戰鬪於其間而勢益騰怒而山之崿嶮者欲冒以過雖高山深陵亦覺其

勢之動矣。真善用水哉。圖之上下皆山中。滿乎水。賈舶一風乎四浸焉。其樓櫓帆檣人物以不盡工為工。畫遠景者宜然也。若水則盡工。其於毫末波折層次變換皆鉤染盡致。以其為用在水也。凡湖中之山潤而秀。江涯之山潤而動。獨海中之山則潤而神。皆視水之小大動靜以為其用也。是圖之山雖百數。而最大者三。差小者二。餘僅可指數。多昏沈於水氣。其二則分據於圖之足。若海門者。以逼乎波濤。歲月磨濯。而山根石腹多作穿漏刻露之態。理或然也。其三則位於圖之首。一中立二翼而出。而翼者復有其翼者。參差峭立。夾輔其佛宮樓殿於白雲喬木之中。而俯乎洪濤。所謂落伽山者是也。其下則平沙漫衍。佳葦蒲稗菰。駢一二舟檣出之。而平沙之色蒼赤也。中作微白橫紆一徑。而徑之盡則有一山橫而牆之。而牆之缺則塞其門。自是入而轉側則為鳥道。以上屬於佛寺。所謂出乎白雲喬木之中者此也。夫佛宇而雲則高遠矣。高遠則畫有不必工。而以意為工。然雖為用在意。而所以為用則亦不知也。其樓殿高下向背之制。皆在工拙有無之間。神矣。

西干記

西干在新安郡治西郭外面五魁山。阻練江。廬舍百堵。皆築練江涯而居。而五魁山下亦有廬舍百堵。則背山為巢而居。余則西干人也。西干西北天盡處。黃海諸峰壁。

障空靑返照日月春冬積雪虛嵌銀燭復橫奔起筭嶺東走續而尾復西掉而蟠結於郡治而西千與五魁山適樞合其南練江中注石築一橋鎖渡山水西千之勝在此橋名太平橋東首屬西千西抵蓮岫山山頂有古松十山下有樓一傳太白來新安入南山訪許宣平飲此故顏樓曰太白酒樓坐樓中可盡西千山水之趣北望黃海諸山周帀開嶂數百里中無大陵麓獨有山曰飛布高出地二十里許蒼然大莽之中其頂有窾常出雲氣變滅山體不使人全見其下則支山條水惟見山斷水出水抱村流而山平可稼水曲可漁每春興農人播種競持龍鍾版築障水引田秋斂擊土鼓歌謠為紙旌千導神遊巡畎畝報祀田祖郡中遊閒人士常出西千坐太平橋望之有幽之風也橋東岸有隄無山西岸多山雖皆超水南下然峰峰面側西千隄繞郡郭之四圍而練江則外視隄形環之水外諸山則又視江形環之也惟西郭至南郭隄則夾桃柳中而橋西岸南下山皆逼水臨水處皆桃花如是二里許而山壁忽岿然雙闢其門中拔一峰曰披雲不與衆山偶獨稱孤秀於西千其下僊佛其宅宮闕如金銀者十數每隔江日晡望如龍變有光過披雲峰下半里許則山壁漸退迤於江吐平土千畝丹楓黃桑赤柏蒼松百本竹千竿白屋數十椽或曰太白入南山即此間津也其下有灘坐太平橋上常見風行月動者曰碎月灘灘下有大山

如樹幟水上者。曰紫陽山。山足復出一山。曰龍井山。其山骨猶伏行水中。渡南岸。古即因形疊石築巨壩其上。曰魚梁壩。而西干山水之勢則盡束隘此。每當四五月。練江暴漲。百水爭注魚梁。其濤如潮。震海門。水霧騰涌。飛布山。亦常雲起。水雷憤憤。烈地中。見是山與黃海諸峰。或側出。或半出。或滅而西干與郡中樓閣。亦或沈或浮。恍如海上諸神山宮市矣。

陳恪勤公傳

陳鵬年字北溟。一字滄洲。長沙湘潭人也。其母羅孕時。嘗夢入彩雲。吞月華。又夢一大鳥挾青衣童子而下。婉異香。經日滿室。其大父喜其夢徵也。因鵬名之。九歲著蜻蛚賦。丙子以進士知西安縣。有烈婦徐者。暴棺沉寃。十年不雪。鵬年下車雪之。今浙梨園所演鐵壘。即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請鵬年於河工。先是。朝廷命督撫薦舉廉能。鵬年名在薦中。至是。調山陽縣。上書於巡撫宋華。略陳民之所不便。及己所欲。為願勿以常格拘之。華偉其言。不數月。山陽果治。夏霖雨。河隄欲漫。民洶洶。或曰。總河欲啟東岸閘。洩西岸水。鵬年大驚。曰。洩西漫東可乎。請勿洩。叩頭禱。西岸水壩岸動搖。觀者下岸走。鵬年亟顧吏。疾取山陽民籍沈之水。驟落五尺。無何。特以鵬年知江。年知海州。山陽人遮道不使去。海州人爭迎之。乃從間道去。未幾。又特以鵬年知江。

甯府鵬年長軀廣肩而益背戟鬚髯巨目開闔如電鐘聲然與人款曲溫厚臨事膽決為政剛直不撓處劇簡括不繁再守大郡再黜皆以不屈也初莅江甯宿於雨花臺海忠介公祠中題壁以見志而父老傳其初渡江而來則微行乘二人輿入觀音門一人不善輿叱之曰如是輿耶善輿者為之謝曰此因農也初業輿曰胡不農曰農佃於僧見其妻而奪之農爭妻僧又以勢撻農於縣逐去之不使其佃曰聞有新知府來盍訟之農吐舌曰敢乎僧勢得於總督府能不畏勢而直我乎曰是能不畏者果訟於庭視之則其所輿者也於是即下符命役曰疾繫僧來役曰僧有援符拘之則不能致偽投刺致之果來庭見之則倨於庭呵之曰無罪出其狀曰非爾罪乎重箠之俄而督果使人出之鵬年請曰知府初行府事法不行於一僧可行於百姓乎曰姑罰而出之不得已乃罰而出之橫江權關吏橫於商而督樵者又陰利其鷹犬於商故有司不能制鵬年竟法制之江甯為故明留都有南市樓者教坊青樓也至今猶為狹斜地鵬年斥去其娼更其樓為鄉約講堂有常州諸生吳廷立五兄弟者郡守秦欲致其罪於死事聞

上以江蘇常三府景勘之而常則欲致其死者也蘇亦不能出其生獨鵬年力生之吳既生乃更其名曰復字曰念滄乙酉

上南巡總督集有司議供張欲於丁糧耗加三分眾皆唯唯獨鵬年不可拂督意議雖寢欲挾去鵬年矣無何車駕猝由龍潭幸江甯行宮草創欲挾去之者因是以激

上怒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為鵬年請當是時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為寅縛見寅血被額恐觸

上怒曳其衣止之寅怒而顧曰云何也復叩頭階有聲竟得請出巡撫宋犖送之曰君不愧朱雲折檻矣已而命鵬年晨至鎮江口築三馬頭即日成鵬年夜半築成之初鵬年以一騎馳至江口相度而江深溜急計下石無以根之也有估客坐木筏見之曰江甯太守耶何為也告以故曰是豈一手足能猝為估請為之乃募工絙筏疊石沈筏出水疊石填之半夜三馬頭成

上臨江奇其才御舟發命鵬年督挽舟者舟入淮山陽民面之曰此我父母也飢渴壺飧之風雨蔽蓋之

上微窺之渡河溫旨以鵬年還然鵬年負氣不謝罪總督大怒劾去其官看守之廟中當是時江甯市晝閉有諸生俞養直大呼於市請保留陳太守三學諸生從而呼一騎員來者呵之曰保留者乎繫之諸生懼大半散走養直前曰我保留者遂繫

於獄有前所謂更名復者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為者君竟先我為之耶時又有八縣童生集句容就考或聞養直斃獄大譁曰讀書應試何為盡火其卷散去後養直得出於獄亦以是也當鵬年之看守廟中也雖呵禁嚴然肩販鄉人過之必以所有饋禁之則攘臂而詬或不能入則毀垣入八旗駐防兵亦皆饋或入見之鵬年謝曰若非吾民也吾何德奚為見則益競入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繪此以為圖又繪九學哭廟圖有披圖泣下者一夜驚傳按察司召鵬年勘俄而夜如晝則夾道大一束薪燭鵬年入按察司出復燭之歸後曾勘於淮江甯民從於淮海州民亦來淮雖西安民亦來淮與山陽民共集保留之當勘山陽縣盡柵鎖各巷閉諸民不使出有大吏導呼至柵開突出一人大呼請保留鵬年則江甯武生朱澤蒼也從而出者十數人山陽縣大寤又盡搜諸人閉於廟丙戌二月獄成竟以更南市樓為大不敬擬棄市然民不知也後聞

上有免死之命民乃南向罵擬棄市者北向拜呼萬歲謝恩已而

上以鵬年優學問命修書武英殿無何邵穆布總督兩江見士民謳歌鵬年以聞且薦之戊子冬十月將以鵬年知蘇州府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八字聯於府治之門一夜鵬年聞有物互哭如二人聲曉啟戶則見有二小血人行跡俄而吳縣見則

亦曰夜有物撲滅雙炬如二小人初有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惡二幼子不隱父殺而埋之匿其跡故精爽來見鵬年廉得之發其屍杖斃陸與所私於獄有人作閔室臧博徒者非其徒不得入鵬年入之如其徒破壞其室擒十人後遂無一人敢博鵬年之性不能隨而直則剛剛直則不能屈於上之不以其道故正人之在上位者諒其直不正者惡其不能隱是時總督兩江者為噶禮巡撫江蘇者為張伯行於是鵬年又為噶禮所惡劾去官與江甯同一轍矣初鵬年出知蘇州府命以書局隨至是書成進呈

上覽之愛其才噶禮大懼先是鵬年有題虎邱二詩噶禮乃穿鑿其解為釋文一篇以鵬年得民無君必反一日

上御暢春園出一軸示九卿即虎邱詩也曰比有人以此證鵬年蓄異心者自古奸臣陷善類多如此然朕豈為若輩欺耶五十二年癸巳覃恩中外鵬年得滿灌入京師

上至自熱河於行在召見鵬年屏左右使奏對哺而入夜半而出至京師以鵬年為武英殿修書總裁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鵬年署霸昌道事至自熱河鵬年傍輦行奏對對河工更指

切

上色動又問爾子科第幾人對曰臣子七人無一人科第者上笑曰豈爾不能請託耶然則爾子皆安在曰在家既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曰然則以幼者侍而母以長者來如是行且對二十餘里已而復以鵬年修書武英殿鵬年貧而愛人人亦愛之至是日至直廬修書舍館有時不給或有以俸餽之者即以市米潞河人問之曰客何來曰來於某曰某則天下之廉吏也某雖市豈廉市乎反其價曰歸勿價市我米我米市公廉歸米至矣鵬年守郡賢者式廬或周其身後有杜于皇者楚詩人也流寓江甯以死名滿天下而棺無寸土哀哉鵬年下車弔之營其墓鵬年貴不以位困而能亨當其再罷守而廢置鎮江也大江南北之士如歸市鵬年日與之放舟金焦憑弔古遺跡嘗出瘞鶴銘於江中曠然樂也故素位者不以位忘其困而亨鵬年雖練吏治醕於學術故清而惠嚴而恕剛而不武健也又長於詩工翰墨以文為政教可謂得乎天之全者矣然天全者必不人滿故兩守大郡皆見傾於當路若造化之有所忌而究之結

主知得天下之名高實以此豈非造化之忌之即所以全之也哉戊戌夏六月其子樹芝樹萱至召見澹甯居命於武英殿同其父行走以二子工書也辛丑夏四

月以鵬年同吏部尚書張鵬勳有事江南兼視河六月命鵬年留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俞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共塞之時鵬年先至武陟至是共議久不決獨以摺奏其大略以為黃河老隄決開八九里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者十之四臣愚以為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之下淤灘之上更開引河一道使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開引河一道長三四里引溜東行復歸正河以殺其勢方可漸次塞之摺未上時

上已指授方略於大臣至河上矣比摺至

上大悅召九卿曰鵬年所見與朕若合符節非熟練河工能及此乎遂欲倚用之矣十月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以鵬年署總河馬營口塞鵬年至淮行總河事以山東兗甯道河南管河道皆不得人薦起終養吏部考功郎余甸為兗甯道薦舉山邗通判張杓為管河道河工廢弛久鵬年飭官吏程眾工廢盡舉河淮多草工高寶多石工以防暨社湖白馬湖之水險也又有高家堰更稱險工故皆石工防險亦廢弛鵬年亦工完之壬寅春正月武陟馬營口塞復開以塞於冬冰開於春融也二月鵬年至武陟請開王家溝引河以殺馬營口大溜之勢

上是之頃之命鵬年至淮防伏汛居數月總漕施世綸故故事以河攝漕無何運丁

數千絕口糧大譁鵬年聞遽以河帑六萬兩借給之後聞

上大喜曰陳鵬年擔當識量不愧古大臣也總河之任任防淮轉漕河南之工非專任也而鵬年以受

上知獨深時時憂武陟未塞如病至是復請塞之九月至滎澤縣為文禱之河水驟落八尺人神之又請開官莊峪引河上是之至是南工飛遞日數十至而一心兩河而應之竟病矣然而不遑病也當是時馬營口南壩尾復開力疾與河南巡撫合之未合北壩尾復開十月南壩尾合鵬年復力疾合北壩尾幾合復開歎曰力竭矣病增劇復大集官吏役夫誓之曰此役也合之則諸君之力吾生不合則一人之罪吾死泣下衆亦泣下皆誓曰有不盡死力者如此河鵬年見人心奮色喜病小愈俄聞上崩筆去手不知惜伏几一晝夜甦伏地哭遂病篤居數日復強起合北壩尾十二月合俄而合復開欽獻曰吾數盡此矣復為文禱之慟曰有一死而已取哀之力効死竟合

今上即位嘉其勞以為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鵬年知不起以措遣家人赴闕聞

今上問病已復出

大行御物五命其家人馳驛歸賜之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時有他役使枉道治之元年正月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授遺表黎明御物馳驛至見宸翰朱書着實用心調理六字時其母大夫人已迎於淮未見也太息曰忠孝謂何遂卒諡恪勤鵬年居常學問有定力生死禍福不亂也庚子京師地震神武門樓鵠吻墜時鵬年與其宗人左通政允恭中書科恪飲於華州會館簷下簷瓦亦墜皆大驚起鵬年安坐飲不亂

宋子曰黃河不決於中州數十年至公治河則決亦氣數之相遭非其波濤之大者乎然竟以決而病病而死死諡為恪勤又生死之大者矣嗚呼公之處境多逆獨能於逆而生順死安譬黃河三折入中國而觸於底柱閉於龍門何如其勢之逆也哉終底於順也

曹循吏傳

曹循吏者本循吏以大吏不察而坐其失入者也故余為之立傳以俟後世之為吏者循吏名秦曾字彙初松江上海人康熙四十七年以舉人知福建之莆田縣甫二載以失入罷當其初知莆也有鄉冊書以金餽曰何餽曰例餽弗受疑少之倍餽曰官可例餽乎爾必冊書之盡鄉民之蠹賊也莆之民好鬪而訟胥吏舞文賦役不均

自宋號難治泰曾乃挾摘其百弊條六事上諸臺尤以清賦役為政本甫之民既好鬪有大姓豪陳以鬪燈殺一人先是豪令於族曰敢有他姓燈過某橋者逆擊之有曾姓燈過逆擊殺曾氏子或曰曾氏子才而豪為諸生多財既橫且忌之也曾父訟豪欲以計委諸老人脫其罪泰曾廉得之罪不脫則重賄以脫不可賄則賄脫於府府謂泰曾曰陳廉生才可惜曰泰曾亦有子不能忍殺人之獨子者以為才而脫其罪遂論如法泰曾之報罷也坐失入鄭元振獄元振者合浦里人其族兄楚管蔡妻墳壓元振居怒擊之楚管傷重八日死子場訟前縣翟驗之頗傷掌肘肋傷木獄未具罷去攝縣程又驗之則為肘肋傷犁正甫言犁正為犁中直木也以論絞上之攝府田田如論上按察朱朱上巡撫張張治獄慎往往因呼冤者多平反於是元振亦呼冤遂易初辭傷死為病死按察請曰不覆驗無以服兩造下府汪覆驗則屍瀝左肋第七骨血殷赤色斜長七分潤三分府提骨示元振曰骨傷死云何病死至是始下泰曾訊呵元振曰獄貴初辭何易耶則曰武生李洲教之易呼李至則不刑而服遂上其獄曰傷輕見膚傷重見骨其易辭者李洲也謹如前攝縣擬府以多一教者罪不以李洲名上則無所以易之故似果冤於是巡撫大疑親勘刑訊場乃亦易初辭父傷死為疫死泰曾乃爭於巡撫曰傷有死骨獄有初辭辭可易骨不可易願提

屍覆驗且下吏非懼失入之罪也失一官輕死骨而寃埋之寃一命重弗聽竟劾泰曾失入泰曾面冷而骨峭氣壯每論是非則大聲震庭柱頸上筋暴起如箸必欲直其理而氣不相下或曰使其爭於巡撫時能遠巡引卻謝過或勢可回然而泰曾不能也泰曾在官一年零五月中又不在縣稍行其所條六事者纔六月清賦役之政未究其施莆人思之莆之田有民田有鹽田民田賦輕鹽田賦重其弊在民買鹽田惟賦民田賦所不足賣主補足莆之役有匠役有夫役匠役有征夫役有錢其弊在有額無匠徵民為匠一夫之錢子錢半母其事在行狀中泰曾為人介而友援下而不援上居官而不官其官於莆也戒其子曰居官如居家則去官家可居不然無官如無家矣其銓選而得莆也或有介其於貴人之門者曰可為援謝曰君子不援而獨與去位之陳鵬年友泰曾三子曰聶宏培選一士皆名諸生聶宏先卒一士中式順天丙午鄉試泰曾家居數年而病病篤語仲子曰吾求生死之故而未得兒誦所聞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止誦曰吾知之矣遂卒既歿後其子一士啟遺篋得一卷封題曰官可黜案不可移存此以示子孫視之則鄭元振初上府之案也其案云初府以巡撫命其覆驗也度將欲易傷為病然難其傷左肋第七骨詰之元振遂易辭為楚管墮地傷柴枝下之縣泰曾不可曰無李洲是徒易其辭以滋巡撫疑也況左

肋之傷由府驗奈何府弗聽終削去李洲名具上按察果詰曰前曰死傷今曰死推果何死耶復下府元振又易辭傷柴枝為傷木片然木片之言猶近乎犁正也復上巡撫撫再勘元振遂書易初辭然難於亦上按察失入也使自出之而按察亦難於自出也復下攝侯官縣驛且促定讞於是盡更府縣前案卷更立後案卷秦曾乃抱前案卷歸而藏於家至是其子一士出之而請和立傳

宋子曰曹君之治蒲雖未久余為之列於循吏者以其當官能執法可奪其官而不可奪其法也使不奪其官而竟其所條六事以施於蒲豈非循吏也哉或曰元振之獄終如何曰一則過信生者之辭故不忍失民於生一則實據死者之骨故不忍失民於死

張循吏傳

張瑾字去瑕昆明縣令也揚州人以舉人為縣三年卒其為人本誠用剛治已練事年十二孤家無嚴君諸僮僮歎曰此健僕不主幼也乃大書榜於庭曰主無幼主必有法法必行有識者異之曰老獄才也因賀其母母謝客捷兒數十曰我不欲爾效張湯劾鼠也然心甚喜當其縣於昆明也初坐庭吏抱牘前曰判公費曰公費如何曰里民日十金供應縣官者也夫惡之謂吏曰縣官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却其牘

曰下他日又請曰例也。瑾乃請免於制府去頃之。有呼於縣門者曰。縣官見門者曰。官未返。曰見其郎君也。郎君見曰。見其二幕客也。二幕客見更見二僕去。其子大異之。俄瑾歸以告曰。必制府使人覘狀者。曰大人請制府如何。曰制府笑問我挈金甌來乎。曰無也。家口幾何。曰一子二客二僕人也。曰衣乎。布帛也。乃麾我曰去。既而語人曰。措大書生也。仲子之廉能治劇縣哉。然則制府之所以覘我狀者。欲去留我矣。於是數日理縣事而滯獄繁牘。刀解也。諸臺司大異之。制府下符曰。公費免。瑾軀體不及中人。又儒雅淑身。更惡為吏。以武健勝任。故恂恂如退處。至義所當為。則氣塞乎其體。有剛而不可屈者。一日按察司召客。卒飲。客謝去。典客者曰。昆明縣留則引入一邃室。酒數行。屏後一人出曰。李某叩頭。按察曰。有案在縣。殺人者某。非此人也。敢累君應曰。諾。至縣不言數日。捕者曰。李某輕裘快馬出矣。李某者誰。雲南聞帥壻之僕也。帥又勲威勢尊重。於是瑾令於捕者曰。雖有如虎者翼之。而擒之亦視如羊也。坐庭需汝矣。無何擁至。則如酒如狂。狼啤蛇噬。毒口唾縣官。瑾怒重捶之。至數十則無聲矣。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瑾嘗判獄。擲筆歎曰。冤獄易雪。徭賦難輕。蓋昆明之徭倍於賦。而徭又不均也。譬十人負四人。避則六人負十人之負矣。瑾必為之出其四。均其六。而昆明之賦常後。以其徭壅而先之也。譬政行酒酒。

未行酒罰且先行則酒政壅於酒罰不行矣瑾則為之放決其酒罰而不使壅其酒政於是徭均賦輕農耕樂土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轄下不肘輓則絀騶驚馬不勝任也一日民百千號於縣曰撫軍欲去我南市簷瑾馳往則見太守指匠石乘屋一市轟喧瑾搖手曰止太守曰撫軍怒不去簷則去太守瑾曰當去縣官乃疾走軍門撫軍曰何來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來日出甲東門恐有令敢待又徐曰出甲如何曰不知耶滇承大亂徭徠蠢蠢所謂耀武觀兵震懼之也曰然則大府不知兵矣昔劉錡順昌之戰能以寡破眾者在變易其旗章紛紜其出入今兩府以六千甲出一東門則自迫於隘也曰然則如何曰大府當甲出小東門制府出東門一軍背出其旗鼓而一軍腹出之以會於鵝房則觀者不測而六千甲可耀十萬軍容矣於是撫軍大悅曰我甲出小東門矣南市簷勿去蓋二府氣不相下出則並駕不能後而南市隘撫軍不能前而瑾之說行者如二水爭一壑障之則益怒有所導而出之則安濶行矣瑾治民不言勞或歸而憊視日晷雖數寸曰猶可視事也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廷簡諫曰大人積勞忍饑可乎曰我何為一飯不使百姓早去城耶瑾無病卒坐不仆民巷哭臺司庭哭子哭曰父死無遺像何忽一男子手一軸來張於庭子視之哭曰我父也詢所以曰昔有訟公不直我後思之公不直我訟公之直

也我直公之不直我亦直也故私圖公歲時祠之遂皆哭已持其圖去

宋子曰以余觀於瑾之治其誠動物者乎由其獄者猶且報以直此即誠於奪雖三百之駢邑無怨也然直誠易曲誠難管氏外唯諸葛而已

唐復思傳

唐復思者閩人也不知其出處國初往來於嚴州之淳安遂安諸山寺康熙十九年余嘗遊遂安見僧舍郵亭多有唐復思題壁書法老縱詩怨悱孤放而不自容知其為高隱者矣明年余復至遂安一日過同鄉程廷周家見席中一老人豪飲而巨頤豐頤長目顧盼程更出圖畫十許幅請老人南嚮坐而題詠老人則執筆岷然起視之則真七尺古丈夫而又巨頤豐頤修髯長目其顧盼益雄矣署紙尾則曰唐復思題余始驚即唐復思也為人巖立不倚唯放廢於酒遂人言其初入縣南門也已沈湎矣僧伽帽插花袒臂敬倚歌道中而人既聞產鳥言嘵嘵時遂安雖已入版圖而山谷猶多警門者以故縛之縣令則隱察其非常僧而陽以為醉僧也笑釋之由是遂常遊食於淳遂之諸山寺至甲寅滇閩大亂而淳遂之地年餘忽不見唐復思跡及歸乃云自秦中來縉紳之徒因疑其志異稍稍謝絕之然復思雖往來於遂最久其出處終匿不與人知而閩中遭甲寅之亂閩人多流寓於遂或有知復思者言

復思不姓唐。國初家產親屬皆破滅。然年遠事湮。晚進小生言甚略。終未知先生者。余自程廷周家識先生後。明日過訪之。往還既數。而先生有攜杖童子。漸與余習。熟因微以先生事跡之。童子曰。我則不知吾先生。但常見其中夜起視星氣。有時或哭。而其枕匣有大銅章一。閒嘗啟匣手弄。秘之不知何為者。余意童子則未睹官司符篆耳。然則先生固先朝仕宦者耶。往往如蜀中補鍋冶篋匠之流。皆深自匿而不肯與人知。然既國亡家破。而又不即於死。甯甘身同傭保之賤。可慨也已。又一日過先生。先生病更暴作。心痛。見余至。瞠目而視曰。復思死矣。恐死而世不我知。然復思非我名。而唐則我外家姓也。余為烈皇帝御覽進士。言至此則淚又曰。後仕宏光。語未絕而適痛稍差。遂不復言。固問其姓名。亦終不答。先生病愈。乃去。遂而之淳。二十九年。有胡哲公者。吾友也。見先生又在臨安。言臨安之廣文某。謂唐復思即莆田之御覽進士林鐸云。

宋子曰。悲乎哉。先生僅烈皇帝之一御覽進士也。然天下既更姓改王矣。而乃深自匿其名。以貴重其身也。如此。

毛癰子傳

毛癰子者。天長人。胎而癰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然雖乞人。竊好義。順治十六年。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五

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海賊陷江甯。天長亦為鹽寇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門。數日暴其屍。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殮於演武廳。寇平。新令至。聞其事。大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為養濟院長。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者肩。若騎而行者。羣丐屬目其榮之焉。毛既為丐者。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癰也。不設几榻。薜草為席。妻臥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羣丐上壽。賤而尊。宴而樂者也。一日當除夕。妻妾置酒已。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竟循牆走。妻驚起以火視曰。誰耶。曰。我曰何為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然而幾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夕乞市例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鋪。遞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相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耶。命一丐者曰。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僵臥息絕。一微喘者。而呵呵者。則一壯者也。曰。何為者。曰。以崔角訟縣役索錢。寘於此。於是毛命丐者曰。疾與酒。丐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扶息絕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丐者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為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焉。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已。

而天曙羣丐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大驚語夢於市

宋子曰昔齊人以乞驕妻妾而毛則以乞行義不又可驕富貴耶余友汪軼羣為余道其事如此云後數年有人見之且鼓腹挺挺有昂藏氣象噫乞人也能自立若是哉

馬母傳

母丁氏馬叔顯配也揚州舊城人其舅姑治家嚴核母以敬謹綜密事之舅姑悅夫兄弟三人析產而家獨夫伯兄以訟家破母義不已食雖壺酒豆肉亦分箸以養然有養似必有謝母語夫曰伯氏不謝安我養內之也似必謝不安我養外之也本以家養奈何使外之蓋致家於伯氏夫曰諾嗚呼兄弟失德皆以妻各家其夫而不家其夫之兄弟家其子而不家其兄弟之子所以不宜其家也而母則能致其家於夫之兄弟讓義也能以其夫讓而篤於倫可不謂義而仁者歟致家後事似如姑伯如舅鹽米纖悉一關如手當其致家時也即嫁時衣裝飾首約臂皆不私讓之盡也其家服賈伯更善賈既有其家奇贏累積家漸饒富而母無家矣夫或有所請於妯娌不時給夫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與母曰讓而怒是爭終也奈何以讓而爭乎人笑

我讓矣母之行已皆以退退富而處貧退智而處愚退匹耦而處妾媵生一子一女而其壻則余友張仲醇也仲醇嘗為余云其女亦能退而處下自與某伉儷未嘗見其有上人者又云其女云我兒時不見母怒讓產伯氏時初為一家久之獨為伯氏家雖纖悉弗與母不怒也父怒誚母曰是何老嫗肺腸容受冷暖如是乎母更愛伯氏之孫如孫母死亦哭母如祖母

宋子曰乾主施坤主受婦德纖嗇性也而母能讓其所受其乾施乎又聞其子亦有雅量能清濁不撓於胸然或有詩書以充廣之也若母之量則淵淵乎天德之純而已矣

張滌園先生墓誌銘

滌園先生之氏曰張賜姓也名瑾字去瑕其始祖本西域人以射事明太祖一日矢插房雕弧輟立階下太祖顧之曰爵賞汝而無氏可乎時控弦將引滿太祖笑曰張乎遂氏張後以武功世其指揮居揚州至先生之父靖以儒著而先生之著於儒者以其母幼而孤也其外家曰孫氏外祖曰森木世儒以儒著生二子不能儒而儒於女先生既胎於儒也毀齒學誦兒嬉畫地學書初應童子試歸母曰何題曰審問之慎思之曰上文云何曰博學之再上云何不即應母怒曰試誦爾文喜曰猶有暗合

章旨者。因為講哀公問政。章達旦。先生年二十。補學弟子。癸卯舉於鄉。庚午縣昆明。治昆明一年。有客過縣門而嘆曰。市何虛乎。搖輕農歸也。昆明諸臺司其徵求一給於縣。故後重而縣又領屯衛賦累更重。徭民則餘兵火。先生之子元貞諫曰。是沸湯。亂絲不可著手。蓋引休先生太息曰。兒雖不忍父乎。父民之父也。先生之輕徭也。亦因其勢之殺而輕之。故舉重如輕。又因其繻而塞之。不使更開其怒。故善行水者不激。善請命者不逆。滇承大亂。人虛土滿。先是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則時其豐歉而量免之。市義於民。賊平則領於縣。故賦不能供。先生嘗請撫軍奏減之。勢不可至。是乃曰。我雖不能減之。有所以舒之矣。乃畫其疆招徠其流亡。俾其牛種薄其入。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明年又倍之。明年又倍之。先生嘗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善農夫而已矣。一日有秀才訟奪其子之所聘者。命捕奪者。捕者不敢。曰。軍門家督之子也。曰。己之遂稱病不視事。居數日。秀才來速訟。乃召於庭中語之曰。是必婿不匹女也。盍來我視之。則嘉耦也。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將爾車善持。新婦來。我殺羊莫喫。婦家茶一口也。有持其不來者。則奪之來。無何果奪以來。則云縣門有材官佩刀數十輩者。若不知乃命其拜於庭。飲其酒而觀者數百人。在官之役亦數百人。判之曰。

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軒墻乘我馬若輩送歸之敢有劫者盜擒之先生嘗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曰盍墻乎盍墻於儒之美者乎往往富人得美墻貧士得富妻其因事就功多此類要亦其實有父母心故為之完婚嫁長子孫也先生年十四掠於兵先是揚州城將下其母立井上與二子訣曰未亡人當潔身井死二子夫後也不當死二子哭願死一家二十五人皆哭皆井死獨存一老婢速明日則井並無一人死者若遽援而上之而喘息之也乃垂縋皆上之惟一髮不上後亦無屍於是母則笏面斬髮不使兵豔之也使二子挈於僕以逃而僕逃棄二子先生二掠而至參將王叙賓部下憐之送之歸次子琬亦旋歸歸而母更勵二子學夜誦而哭先生視其弟如一身嘗曰分財讓產此猶二之也而一身則孰讓而孰分之乎故先生之為民父母一本諸身而推於百姓先生重義王參將者思報之不可得往往稱於人曰我初見王公曰儒兒乎伴鐵兒讀而鐵兒者其子也鐵兒我友不我僕王公我客不我虜求之數十年終得鐵兒重報之先生見事能見事後一搢紳為市井豪所侮陳於縣先生性強記識其居一日道謁客則曰此有豪侮搢紳者即致之杖將下曰止繫之歸其子請曰聞搢紳如處女豪則虎而冠者何不懲曰非爾知無何搢紳求釋之曰固知其必釋之也子又請曰侮搢紳法止杖觀豪非一杖可謝

過措紳者。且紳有病婦室如懸杖之再侮而再杖之。不病婦死。豪必致死。而措紳如處女者也。能勝豪致死乎。我繫之而使措紳釋之。則怨解矣。忽一日。一民訛曰。縣官內召矣。因一城大譁。擁制府馬前後叫留七日。要之。先生為縣雖三年。而百年之化不能過。雖墨綬而擁旄之重不能輕。方面之大不能小。然非所謂強項也。而上下之交無不獲。惟仁者能之乎。仁者之勇不能奪。仁者愛人人不惡。先生死。百姓不肖殯。曰。萬民請命上帝。當再生矣。喪車出。雲南空城送其童子數十人。擁轎哭。則義學生也是養而教之者。銘曰。

名不可磨。銘不爛。循吏夜臺石一片。宋和銘之千載見。

漢高帝論

王又樸

高帝以泗上亭長五年間滅秦誅項定有天下論者謂其恢廓大度沈深不測獨其末年牽於房帷之私欲易太子非留侯招致四皓事既殆然吾讀其歌可異焉詞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夫所謂增繳者謂如意之不能施於其兄耶抑謂己之力有不能得之其子者耶然即四皓之賢不過山澤野老豈即有勢力之可倚藉足羽翼太子者乃為帝所憚而憾之若此此不足信也況高帝之於諸將同起側微素非有臣主之分而皆久習兵爭其桀驁難馴之氣惟高帝足以御之顧其易世後肯拱手以聽命於十齡之幼主此必不能之事愚者皆知之何況高帝且以呂后之驕悍有智而能忍雖韓彭大將牽而誅之如屠狗豕帝方倚之以制馭其強臣叛將顧肯廢其所生而與一孱弱之戚夫人子乎然而竟欲易之者帝之詐也蓋帝正慮孝惠之仁柔不足以繫人心特為此以覘諸將相之意向耳使盈廷皆力爭如叔孫通周昌輩則不待四皓而早定矣乃爭者止二子此固高帝之所心嚙而不能已於慮者也留侯知其故而進此四人且四人之言曰天下皆欲為太子死於是帝知太子故自有輔而諸將可無足慮矣故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而歌所謂羽翮已就增繳安施者此也不然已實危其

子而乃令他人調護之歟。當其欲易太子時，周昌爭之強，帝顧之欣然而笑。夫果欲易則昌正拂其意，乃不怒而笑，此其故可思矣。然何以謂其詐也？蓋高帝最善用權，其敗於彭越也，追兵急，乃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輒收載之。至欲斬滕公數，四夫帝豈忍於其子？特危時以堅將士死力耳。顧始則欲棄之以收人心，今則覘人心而欲廢之，皆詐也。其當叔孫之詞，則直曰戲，此又詐之詐也。夫大道不明，人皆飾智以相欺，而其大者至欺當世而并使後世之人，皆不能得其意。嗚呼！此其所為不測也歟。

論魏武帝

世之罪魏武操，蓋與莽懿同科。此不但不知操之人，亦未嘗取其時勢而論之矣。夫操固幸而遇獻，得挾天子以令諸侯，亦不幸而遇獻，乃以成其篡逆之名也。何也？當夫何進首禍，董卓恣凶，操乃間行東歸，散財起兵，合從諸侯以討賊，其義聲豪概固已當時無二矣。及卓見誅而李郭張樊相繼構亂，天子與后流離播越，草莽間求為匹夫匹婦而不可得，操以一旅迎帝，此雖汾陽之勳，西平之烈，亦何以加焉？乃自遷許以來，破術發布，征繡滅紹，北擊烏丸，西討超遂，操蓋無日不征，無日不戰，瀕危者數矣。獻帝乃拱手而安享其成，雖事權不自己出，然其視當年為賊所得，得而棄艱

雖困苦至數日不得食其安危相去倍徙也顧以操之見偏謀所以除之自非精忠之純臣亦孰肯俯首而就戮者而陰賊如操能堪之耶後主之於諸葛忠武也事之如父宮中府中一以相委二十餘年未嘗疑其專而忌之豈後主之賢明勝於獻帝哉蓋忠武之所以事後主與操之所以事其君者必有異焉者矣夫謙讓不伐雖與伊呂爭烈史公所以惜淮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條侯所以見殺人臣苟不學道而矜伐功能即未有不跋扈者也主強則危其身主弱則自及於逆亂蹈天下之至惡而無所辭是故賢如趙盾而弑君忠如霍光而弑后時勢之積漸然也然則獻帝之不及弑奪於操之手是操猶顧忌於名義其與莽之專以符命竊神器懿之免伏於操狼噬於芳處心積慮以取人天下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吾故曰操之遇獻操之所以不幸也

論伍胥

伍子之以諫越而殺也宜矣蓋非其忠不足而其智不足也夫明者見於無形而識者察於未然當越之降心屈志員獨知其為驕主之心而將沼吳則是能見無形而察未然者孰如員然獨怪其智於謀越而不智於諫君也何也人之有所明而有所不明也人人然矣善諫其君者必於其所明而令其言之易入毋於其所不明而令

其視為迂濶而莫之省也。以吳王之敗夫椒，伐魯齊，會橐皋，盟黃池，固洋洋乎霸者之雄圖也。方且以伐貳服舍為義，以扶危持顛為名，而乃說之以越必後大，及其困而取之，則豈肯忍而聽之乎？然昔之立人于庭而告以越王之殺而父者，誰也？每出入必對以不敢忘者，誰也？夫椒之舉，夫差固有死越之心，特以句踐之言甘，意有所奪焉而不忍耳。盍以先王之仇不共戴天，今如釋越，是忘殺而父也。而三年之舉，一旦亡矣。以此動之，度吳王必奮而從也。惜其不以此為言，而徒區區於越能沼吳，計亦疏矣。越之入吳也，吳王保于姑蘇而行成焉。越子將許之，大夫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於是越子不待其詞之畢，起而滅吳，何則？動之以其所明也。夫三年報越之舉，夫差之所明也，而十年沼吳之說，夫差之所不明也。今不於其所明而於其所不明，此員之所以智不足也。夫國家之患，莫大乎有故而其臣不言。至如員之以言而死，世徒悲其死而員亦卒無益於吳國，則大可哀也已。」

書宋史後

宋岳鄂王之死，史臣書之曰：「秦檜矯詔下岳某於大理獄。」又曰：「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某。」據此，則當時竟若無高宗者，以為帝之不知與夫王非小臣也。以

為憚於金而檜劫持之與高宗亦非甚愚騷幼冲之主也語云木必先腐而後蟲生
之人必先疑而後讒入之蓋王之死不死於證張憲之獄而死於正國本之請也顧
舍高宗而獨誅檜豈得為特筆哉蜀人張應登者明神宗時為郡司李輯精忠錄中
載胡尚書世甯之言曰高宗甯偏安事虜而不顧父兄之返者乃其素志也故其初
立家族盡遷而止一親弟信王榛起於河北尚不肯援之為助而竟令馬擴議察之
以坐視其敗滅其樂使忠武復中原而奉迎欽宗以南還耶忠武初起偏校歷著忠
勇之蹟高宗故所深契也及其密疏請建宗室即以苗劉之事見疑而深忌之矣故
今殺某而檜以為上意及後檜死而帝任和議之事以為己意檜特贊之者蓋皆道
其實也言者乃獨罪檜而諉高宗於不知何耶張司李亦曰高宗以不知忠邪之分
內就於衽席外蔽於秦檜貌親忠臣而中實疏之貌崇功臣而中實疑之援淮西之
役屢趣進兵其中已有物而適以逗遛之誣投其所疑且當時諸將雖多無有如王
之百戰百捷者直搗長驅之請豈非高宗所深願想檜賊持王鵬兒之首詞乘間而
入謂不事家產久蓄異志謀還兵柄反狀已形狡詞一中疑畏益深如止欲殺王以
成和則高宗尚不遽然也姑不他證即檜以和取高宗之信而檜之死也高宗謂其
內侍曰吾今日始免鞬中置刀矣夫以檜之諛和有何莫敵之勇功而猶且鞬刀以

防則高宗之疑王畏王而甘心王者為可想矣。若爾每札必稱許忠義者豈誠優之哉。二說皆可謂得其本矣。余獨以王力圖恢復志未遂而死與漢武鄉侯相同。然王以垂成之功為高宗疑忌所敗為更可悲悼而深恨者也。論者乃譏王不如汾陽之以明哲保身然孔子不云乎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千古之純忠純孝則未有不出於愚者矣。且汾陽於成功後始用鄼侯術以自全亦非王之時勢比。今夫匹夫匹婦苟懷一飯之恩猶矢所以報況王自偏校而擢至大將哉。然則齋閣書奏之時王已不為身計矣。紹興八年秋王之奉召議和也於資善堂得見孝宗英明雄偉退而言曰中興之基其在斯乎。金人敗盟王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大計不可遣李若虛來因親書奏上之。即正國本之疏也。卒以此中上忌而王死死而其孫珂為辨誣五事一為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而參謀薛弼謂在陛對時且誣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宜言者弼之妄也。余獨謂弼本附櫓此語定非無本特誤以軍前為陛對時耳。珂不歸怨其先君而獨罪櫓當時臣子所宜乃後世遂以此為定案哉。善乎張待御之論王曰宋南渡後州縣凋敝王每調兵食必感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矣此真宰相語夫王之存心有如此者而張俊乃謂王淮西逗遛以糧乏為詞何耶。至前儒有謂王不足與權其說世多辨之余不具論獨取胡張二說以其能開發幽隱

足正宋史之誤。因并及張侍御之論為不同世說之泛泛者也。侍御名考山西夏縣人。論古有識與余為同年友云。

褒忠錄序

癸丑秋。余得告將歸。邑孝廉劉君手一編示余曰。此明經畧袁公褒忠錄也。其曾孫童子某欲丐一言以序其端。余受而讀之。見所載諭祭制誥文及家傳實行等錄。祖父兄弟子侄各墓誌銘。而經略公死難大節。則於死事述。白寃求恤疏。暨王鳳洲明紀輯略悉之。噫。亦備矣。更何庸余之瑣言耶。抑余於死事述中。獨有感焉。述云。當經略之收降卒也。餉司傅國出揭爭之力。遂相左。敵將至。經略檄餉司給軍糧。賞餉司以瀋陽逃死各半為詞。稽之而敵已至。又云。事權不一。號令不行。人心不固。孤忠獨力。而欲作死關之孤注。其陷遼固宜。而身亦殉之。又云。經略以真實濟國以寬大御衆。而威不勝其德。權不配其位。云云。此數語者。遼之所以失。與經略之所以失。遼已具焉。已。當經略之備兵永平。遼之火藥焚。不候部請。而以四萬斤馳七晝夜至。遼之糧草缺。而以車二百輛。每運米五千石。往返二十日而遇。其他器械軍需。取之如寄。此熊公之所以守遼一年餘而遼全。非全於熊。實全於袁也。今餉司以稽賞失人心。遂致瀋陽之役。大將姜弼朱萬良坐視不戰。遼被圍未破。而城上礮裂。士即星散。從

來計臣惜財用以資格敗成功皆如此假使熊公不去而經略仍督餉閩中遼必不失即熊去而督餉者如經略昔日則遼亦必不失也今若此可不為大哀者耶且袁公之經畧遼左也自監司暴起東節鉞前受轄者今肩齊而居舊寮友之上此淮陰所謂未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之者也非嚴法以一衆志則不可以之同死生是故穰苴斬莊賈以徇於軍彭越以亡命草竊猶誅後至者一人而後得志蓋威以克愛權以濟變固非尋常蹈故者可同年而語矣余悲經略之孤忠自與而竊不能不於此焉一扼腕也然明季之失大概坐此廟堂一二事聚訟累年而閭臣反拱手以聽其成大帥雖假尚方而言論蠱起左右多掣其肘而制之其視古之專閫而成功者不侔矣此明事所以不可為也夫捐黃金四萬不問出入故陳平得以謀楚一意任相臣而不為盈廷者所惑故裴度得以下蔡此固非人臣遵守成格者所為也嗟乎天啟之事固不足言矣余獨惜懷宗能養晦以除大慙而於此二事猶未之聞焉余蓋讀寢忠錄而不禁嘔其永歎也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六

汪由敦字師敏號松泉一號理堂安徽休甯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端有松泉文集

讓谿說

書田贈公事

魯孝婦傳

邵孺人傳

趙秋谷先生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芝巖范府君墓表

諸錦字襄七號草廬浙江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教授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授編修官至左贊善

草亭先生文集序

陸培字翼鳳號南香平湖人雍正二年進士官江南東流縣知縣著有白蕉詞四卷

汪荆門文集序

曹扶蒼號漸廬江蘇太倉人雍正中以諸生薦保舉

晚香亭僅存彙序

陳安道先生遺書序

九

王峻字文山江蘇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官御史有良齋文集

瞿壽名粵行紀事序

十一

泮陽義莊記

十一

陶退庵墓誌銘

十二

陳少章先生墓誌銘

十三

陳浩字紫欄直隸昌平人雍正甲辰進士官正詹事有生香齋集

宜興盧氏忠節全編序

十五

昌平州重修文廟記

十五

山西和順縣知縣蘇忝庵家傳

十六

魏君金生傳

十七

陳沆字存庵號湖亭雲南石屏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衡州府知府

吳復古滇海集序

十八

贈胡浩然副府序

十八

袁安字石庵號碧巖平湖人雍正八年進士官江蘇興化縣知縣

東湖玩月記

二十

王心敬

字爾緝陝西鄠縣人乾隆元年舉賢良方正以老未就有豐川集

二十一

太白山人雪木李先墓碣

王延年

字介眉浙江錢塘人雍正丙午舉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官國子監學正

二十三

漢唐兵制論

彭啟豐

號芝庭江蘇長州人雍正丁未會元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有芝庭文集

二十五

宋徐靖節公祠堂碑

二十五

宋忠烈公祠堂碑

二十六

教修故明周忠介公祠堂碑

二十七

李孝子傳

楊錫紱

字方來號蘭晚江西清江人雍正丁未進士官至漕運總督謫勸懲有四知堂集

二十九

唐風蟋蟀官箴說

重脩淮安府學記

鞠濂

字溪園號蓮隱又號悅軒山東海陽人貢生官平原訓導有悅軒集

三十二

明相國邱公傳

賽公家傳

三十二

王先生家傳

三十四

李烈婦家傳

三十五

郭烈婦家傳

三十六

李恭翁室于孺人墓誌銘

三十七

鞠烈婦王氏墓表

三十八

潘安禮

字立夫江西南城人維正丁未進士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編修有東山草堂集

頻伽園文集序

三十九

國朝文匯甲集卷五十六

讓谿說

汪由敦

休甯之西有二水一出大鄣山一出浙嶺至吾所居邨則合流而東以達於錢塘故邨之名曰溪口循溪而東七十里有水自婺源北流而來會者其邨亦名溪口而吾邨實居上游故又別之曰上溪口吾家之居於此二百餘年矣吾一日游於溪上見夫水之自大鄣來者其流廣以深自浙嶺來者其流湍以激至其匯而為一則廣以深者淵乎其若虛湍以激者泊乎其安流云云淪淪弗知其流之非一也乃喟然曰廣者之弗讓也湍者將弗平也湍者之弗讓也廣者將弗容也然則是谿其善讓者歟於是自署曰讓谿或者曰子之鄉俗已競矣而子顧以讓易上庸以是表谿之德歟其諸有意於明其義以懲俗歟余曰噫是吾志也雖然非吾力之所能及也鄉之人並溪而聚處盛盛而言嘯其愚者習於競而弗知讓其黠者讓於貌而競於心富者介特以自恣而貧者尤而效焉俗之成也久矣以余之行不足以孚於眾而言不足以婉其心庸可冀夫俗之革歟抑川澤之秀鍾靈於人或有助讓德而篤生以矯世磨鈍者俗之革也其將在是吾為明其義以俟之

書田贈公事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殺乃已今旦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界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為賊毋甯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眾擄賊鋒也眾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遇賊公度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匐深草中望父而號攜以歸俱免於難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時念伯氏所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此子死是死伯氏也吾終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終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顧諸公勿復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辰成進士逾年而贈公卒文端公以遺命自為誌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面江仇公過馬前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為文表贈公之墓於是澤州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賢記其事乃大著

魯孝婦傳

孝婦姓朱氏名如玉字又寒仁和朱久亭女也嫁同邑魯君旋長子縣學生宗錫宗錫家故貧孝婦事舅姑得甘旨必先以進解已衣衣其姑斥已裝以資遣其夫之妹嫁時物蕩盡八為之不堪孝婦無纖毫苦難意戚黨某挾訟來求貸宗錫謝不能則恚其孝婦曰若情急耳勿與校檢衣襦質白金四笏畀之其人欣然去或以重賄求宗錫為關說勢家孝婦勸勿受宗錫曰我度是無關利害耳孝婦曰世上不義事皆從無關利害處做起奈何以貧故墮素行宗錫感悟謝不與聞其舅聞之謂宗錫曰兒婦真若嚴師矣戊申六月宗錫感疾幾殆閱兩月始愈孝婦晝夜侍湯藥遂以勞瘁致疾是年十有二月丙申歿得年三十一女生九歲名學班孝婦體弱素多病顧強自撐拄不以貽舅姑憂已不食猶力疾執爨其舅課生徒讀書過午夜孝婦亦坐候具茶餌不就寢其劬也舅之及門士為痛哭失聲中表兄子姚虞士喪之若親叔母其賢能感人如此姑有胃疾間數月輒發常以哭子故加劇孝婦身不去牀第酷暑汗下如雨不敢揮扇以袂拭面衣裾沾浹日夜為姑撫摩稍間為誦彈詞稗史以解姑痛姑矍然曰有婦若此吾何用哭殤子以重吾婦憂自是疾大愈比孝婦歿姑疾作痛苦輒長號曰吾媳若在此時不離牀右救我矣聞者皆為之流涕云贊曰傳婦人者多稱道節烈可喜之事以為人所難能顧人於家庭日用間不盡其

道者多矣。容忍含怒。內傷厥心。甚者詬誶隨之。嗚呼庸行之難能。以視夫一節可喜者。為尤難也。孝婦既歿。其舅述孝婦內行。纍纍數千百言。不啻不能盡其婦之孝道者。余以其舅言為可信。故敢為傳。是獨不可謂難能者歟。舅又稱其善詩。工屬對。能為設色。花鳥死之日。預知時刻。是不足為孝婦重。故不著於篇。

邵孺人傳

孺人姓邵氏。商州人。明山西布政使可立女。嫁兵部侍郎經略遼東。雒南薛公國用子匡倫。崇禎十六年十月。流賊李自成陷潼關。蹂躪華陰。渭雒震動。匡倫率孺人避之商州。賊陷商州。執孺人。使鸞孺人罵曰。狗賊我大家女。名門婦。肯為爾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愈益罵。斷舌寸磔之。考之州志。是月十五日乙亥事也。時孺人年若干。今皇帝御極之元年。制誥天下建祠學官左右。祀諸忠孝之士。及節婦烈女。應祀法者。於是雒南諸生以孺人死節狀。上有司聞於朝。得祠祀如令。嗚呼。患難倉猝。時人之不能自免者多矣。夫苟不知義之有重於生。則不能舍其生。故慷慨就義者。必其素知義能守者也。余修明史。見舊案所書烈女。數倍前史。然當流賊毒禍天下。死義者不知凡幾。欲備書之。不可勝書也。夫史之為教。因人以立義而已。若死義而凡死於義者。可概而知。縣責父之赴敵。不著於春秋。蓋不待具其事者。其名而義

已見也。孺人死於勝國之季，歷數十年而大節顯暴，敢享俎豆。國家激勸之典行焉。雖史不書，不為闕事矣。孺人之夫之兄之孫，醞謁余為孺人傳述。孺人事舅姑相夫子，婦道甚備。余於孺人之死，信其能知義。其他內行，蓋無待具述云。

贊曰：前史書罵賊死者衆矣。率當時名臣，孺人以弱女子能之，何其壯也。賢勝國諸儒，聞士大夫或隱忍從賊，求緩死須臾，卒裂腦折脛以死，嗚呼！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趙秋谷先生墓誌銘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又號鉛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為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國朝兩為山西江南布政司參議，是為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為文，輒以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為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眾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為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兼預修 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 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
詩者麀集輩下新城王尚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
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間自樹一旗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
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贅牙與古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為聲調譜以發
其秘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首肯之不以為亢也
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
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視儔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
者名益高忌者亦益眾朝士某梓所為詩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
傳為口實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樾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
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昇以詩詞游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
奇初成置酒大會名流畢集而時尚在 國郵忌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先生
至考功獨以自任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
為有司所窘避跡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而歸之鄉里挾
舊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為援乃解常熟仲生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為
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創自

國朝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為庶常肄國書取檔案傳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初先生鄉試以第二人受知常熟翁大司寇司寇故名宿晚遇善持擇所取山東鄉墨海內傳誦迨先生甲子典山西鄉試名墨與是科埒至今選鄉會試藝無不奉為科律嗚呼國家以制藝取士士所為文關一代氣運卓犖非常

者必不為空疏卑冗之文而奇詭晦塞亦無由得光明磊落之士觀先生所為文與所得士所係於風教豈淺眇哉先生既坐斥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無恙具甘旨承色笑連事封公者二十餘年姓好游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閭維揚金陵間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書者坐至流連文讌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諧狎無少忤倘佯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承近代士大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鮑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孺人前先生三十七年卒壺德母儀詳先生所為狀子男六長愚次勲俱縣學附生前卒次懋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勳孫男九須碩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皆縣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為由敦甲辰順天

鄉試座主而慶舉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弗可以辭銘曰

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馬司其行止心無瑕疵何恨于此清貴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足以傳矣吾言勿夸欲垂信史焉哉後嗣尚篤爾祉

贈中憲大夫芝巖范府君墓表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講求効用當世其顯焉者許謨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禦侮闕一人則一職不舉此世所共知也其爵未班祿未受奮竭才力而深有裨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之功後人未之知也輪轅輓輓一不具則無以勝重載帆檣棹楫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庶事之煩且蹟其所需於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休范府君芝巖其功次可最也范氏有至剛者明初自介邑徙居張原林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國朝定鼎初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為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府君代其事府君諱毓麟字芝巖德淵公第三子也以府君弟毓麟貴祖考竝贈封中大夫祖妣鄧氏牛氏妣任氏繼妣任氏竝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麟貴曾祖考諱明公暨祖考竝贈驃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妣竝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穎異性篤孝既長

卓犖瓌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暢邊地阨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藉府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府君口授指畫雖身其地者弗能易察虛實數千里外無適情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樂為用其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丁丑間

聖祖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饌卒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若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為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饌萬石贍察漢吏兒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饌孔亟怡賢親王知府君前運饌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報可府君感

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為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叟兒官倉存贖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畢盡悉中機要計

部一如所請不少制其肺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輸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揭糧糶糶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既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部槩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即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命採參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為多迄不數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參價及所通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舶風帆出沒洪濤嶼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羈十餘年不得如額指為畏途府君曰吾受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

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也大矣。懋遷有無化居見於典訓而薰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禮冢宰九職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世之用未嘗不寓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尚稍有緩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長才無由自見事以債賂而疲民因之益困可勝歎哉。視府君之受厚恩有以知我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有如此而府君之智力誠亦有過人者蓋兩得之矣。府君之殤也少宗伯梁溪秦公為之誌。孤子清洪奉其文來請墓道之石予雖未識府君面而秦公端人也其言核其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餽餉有裨軍國之大者亦與史法合因為之纂次俾揭諸阡其配祔卒葬年月子姓姻戚具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清洪戊午順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加五級誥授中憲大夫清注丙辰恩科順天副榜貢生候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清澳戊午順天舉人清沂丙辰恩科順天舉人皆嚮學以文章取科目能世其家云。

草亭先生文集序

諸錦

文莫貴於自得。擬議各家而成者有之乎。曰有。江淹雜體是也。步趨一切而纂取馳世者有之乎。曰有。新莽之學周書王通之續論語是也。秦子羽之頭責。王子淵之儻約詞則詭麗。而理乏指歸。顏介所謂博士書券。三紙無驢者也。七激七依。連旨應酬。趣有寄託。而體仍宿纖。杜篤所謂知而復知。謂之重知者也。負販假衣于明光。懷珠固閔于短褐。韓子所云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詞不備謂之不成文者也。然而有天馬莊屈左穀馬班杜韓。千古之至文也。踵而倣之者。決以歲月句規調襲。以為莊屈左穀馬班杜韓復生矣。其果復生乎。是三莊屈左穀馬班杜韓也。抑楚相之談笑。中郎之典型與。則亦依聲託響。猶有人之見存也。返扣之靈臺。則亡何有矣。故求古人於似不若求古人於不似。似與不似相與皆實。沈默要眇。噌吰激放。迎之距之。吐之茹之。若藏若沒。若離若合。而古人在焉。其真也。其神也。其天也。乃不伯於外而深造自得者也。不見夫唾者乎。如珠如璣。如琲如泡。雜然不可指數。唾者不知也。見水底沙潭之石子。累累焉。修短圓摺。斑駁五色。羸蠶淺筍。蓮果之類。罔不畢肖。彼且烏乎待哉。青紅碧綠。藥草滿山。飲者散者。湯者丸者。溫者寒者。辛者甘者。和緩者。越人遇之。剖肌洞髓。抉提根株。而導理色脉。措吾意而不為私。唯所施而各當。與道大適而已。

國朝文匯

卷五十六

七

國學扶輪社印

矣無偽故也天也草亭先生之文是已昧者賓賓焉以為莊屈左穀馬班杜韓也則亦向之擬議諸家不稍知變化而掛漏者也偽也非天也非所以為文亦非所以知文者也

汪荊門文集序

陸培

東流固小邑也。地濱江人雜處山谷。士多樸而少文。故無聲華浮薄之誚。而亦無博風擊水。羽儀華國之觀。豈有司涼德不能振文風。作士氣。與抑有志者事竟成也。汪生荊門。崛起流輩之中。慨然漸進取。患僻處而寡聞也。去井里。喬于金陵。日從士大夫遊。思有以砥其質而揚其光。可謂有志之士矣。今年秋。以其文若干首。來贅于余。升乞為序。余觀生之文。袞袞然有氣。熊熊然有光。炊飯淘沙。鎔金分淬。據其所未至。毋徂于所已至。雖古人亦可到。豈直為逢時利器哉。先是生走八行。索余所為文。將入五科八家之選。顧余懶不自收拾。窗塾數十篇。半就散失。適復鞅掌簿書。不遑及此。其何以應生請。且文章非小事也。就令余少壯所作。稍稍在篋笥。亦無足觀。而欲廁專門名家之列。侈然不顧其妄。此又何異宋人以燕石誇周客。東海向金谷。謝珊瑚適足資人笑柄耳。人即不之笑。顧自信者安在乎。以生甚愛余。毋甯為余藏拙也。家士衡之論文曰。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曾子固稱王子直。晚而悔其少作。余方悔我作之不暇。而敢徇生愛以遽自信乎。生天姿英敏。余知其將來所至。正未可量也。故于序生文。即舉余之不自信。而有餘悔者以勗之。

晚香亭僅存彙序

曹扶蒼

往者余讀陳確庵先生文見所作鴻逸陸先生晚香亭集序言稱先生抱負之奇識量之遠慨然想慕其為人而余生也晚以不得一見為恨謂庶幾求其詩讀之即如得見其人耿耿於懷久矣晚年始與先生之孫乾如為金石交始知先生與確庵先生交最善確庵先生避世蔚村先生為買湖濱田宅先生無子宗黨無一人乞確庵先生第四子以載先生為子蓋兩先生之交也以道義而絕非以氣誼相矜尚也乾如為以載先生之子因從乾如求晚香亭集讀焉惜散軼甚多已為敝篋之所僅存大抵與諸老友往來宴集感懷倡和之什為多而所云諸老友者則當避地湖村時確庵先生而外又有陸桴亭王石隱郁存齋盛寒溪諸先生扁舟短棹烹雌網魚互為主賓繼而託跡市隱也四方知名之士則有如崑山歸元恭琴邑陸菊隱禾水徐櫨崖諸先生絡繹過訪無不傾倒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先生精壬奇通戰略非無意於當世者而遭時不偶戢影孤蘆中其所為詩往往風神宕逸情隨境生欲與高常侍岑嘉州頡頏古今然而泰離參秀之悲老驥伏櫪之感亦不能不見於行墨間及聞桴亭先生講道論德先生必與其列則又傾心靜會彬彬乎如鄒魯諸儒氣象桴亭先生稱先生不獨有英雄之資且進於聖賢不洵然哉可知奇人偉儒偶生衰

亂之時。天苟欲顯其才。則必有人焉出而求之。而吾之才。乃得為天下用。不然。不妨自濁其行。混跡市廛。等於賣卜之嚴君平。儉牛之王君公。亦足垂名後世。又況先生能出其智為朱公白圭之謀。一則營西郊馬鬣。以安先人魂魄。一則營春星草堂。以寄佳賓觴詠。其志意卓越。更有過人者哉。乾如之藏。是編也。比於天球鴻寶。余得而讀之。不啻如吉光片羽。吟詠之下。恍然沐有道之休光。不勝慨慕之私。忘其謏陋。敬題數語於簡端。以識高山之嚮往云。

陳安道先生遺書序

吾婁理學大儒陳確庵先生。歿於康熙乙卯歲。門人私謚安道先生。距今五十年。先生之孫乾如。摛輯已刻未刻遺書。閉戶抄撮。幾歷寒暑。詩書序記等。悉遵朱子遺書編次。彙為五十八卷。附以離憂從遊二集。碩潭詩話。婁東十老圖詩歌。簡帙浩繁。不能盡付剞劂。慮其流傳於後。殘缺散軼。思倣古人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垂不朽。嗚呼。乾如之所見者大。而體先人之志者深矣。昔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書。皆記德祐以後事。貯一鐵函。沈吳郡承天寺僧房井中。至明崇禎十一年。天旱浚井出之。相去三百六十年。楮墨完好。於是文彥可陸子垂諸先生。謀梓而傳之。蓋忠孝所感。必有神物呵護其間。非苟然者。安道先生生於明季。負不世出之才。壯盛時。即潛心居敬。

窮理之學。以紹成絕業為己任。一時奉為儒宗。以其餘暇。凡天官地理農田水利陰陽律象家書。無不深究。又逆知世之不可為。即奇門兵法。至擊刺騎射。皆得異授。蓋將大有所作為。非徒褻衣博帶。聚徒講書。託諸空言已也。甲申聞變。焚棄衣冠。長逝於蔚村七十二潭紅蓮綠稻之區。惟與故鄉朋舊如陸梓亭。盛寒溪。陸鴻逸。江樂園。王石隱諸先生輩。形影相依。吞聲忍泣。黍離麥秀之悲。神州陸沈之痛。輒湧現行墨間。亦既無可如何。惟專於講論道德日課月程。以終其天年。亦可慨已。蒼生也。晚不獲身列大賢門牆。恭承其教訓。今得與乾如交。盡讀先生遺書。實云厚幸。乾如復不棄其譎陋。屬銓述其藏書之意。後生末學。以管窺蠡測是懼。慙然不敢應。而乾如言之益力。因念先生遺書具在。其名節之重。等黃農虞夏之思。其道理之醇。繼濂洛關閩之統。厯世久遠。必有如文彥可。陸子垂諸先生之表章鐵函心史焉者。蒼也附名簡末。賴先生之書以傳。榮莫甚焉。故不敢辭而拜手識之如此。

瞿壽名粵行紀事序

王峻

自古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如唐顏常山之子泉明。遭禍亂。冒鋒刃。頻死亡。而卒購父遺骸歸葬故里。史家紀之以為難。宜矣。然天寶之亂。危而復存。常山之節。當時已顯。朝廷有褒揚史官有實錄。故其事易著而不沒。今瞿壽名先生粵行紀事一書。竊歎其事與顏泉明相類。而以孫代子。職與其所值之時所歷之境。為尤難也。方留守公之守桂林也。明之祚已盡矣。故主流離人心。瓦解。公社稷臣。自宜為社稷死。先生以弱冠。寡孫不忍祖側之無人。潛結死友。代父往省。自家赴粵。轉側閩海。九死一生。僅而得至。及其求公尸而歸也。懸命於大帥之手。宛轉得脫。旬萬里。出力逢血路。卒遠故鄉。又可謂萬死一生者矣。夫以九死一生而得至。萬死一生而得歸。尚能於其間裂裳刺血。述所經歷。紀所見聞。家事可徵。國事亦可考。豈非難之又難者乎。嗚呼。臣各忠其主。子各孝其親。今留守公忠節與日月爭光。而先生之事。表彰或未及此。編存可以為萬世為人臣子者。勸區區紀行筆札云乎哉。

潯陽義莊記

潯陽義莊者。吳門陶氏倣范氏義莊而置者也。陶氏之先。系出潯陽。世籍鳳陽之定遠。明洪武初。有縣哥者。以校尉歿王事。贈都督僉事。世職正千戶。其孫俊。字靖侯。調

任蘇州衛右所遂家於吳。入本朝百餘年。族姓蕃衍。有贈徵仕郎諱世魁。以勤儉起家。宅心仁厚。每念族中有貧窶者。思法鄉先賢范文正公義田事。而力不克逮。雍正九年。其子條命從子輩。集族姓為敦族會。各出貲置田。歷年新增。至乾隆十一年。條繼先人遺志。獨捐田千畝。通前所置總千二百餘畝。於是羣從輩又合出銀二千三百兩。建義莊於吳縣之因果巷。於其中奉祀遷吳始祖靖侯公。凡田租所入皆貯馬立莊。正一人掌其事。佐以司莊司倉。每歲分贍族人。暨一切出入之數。悉做范氏義莊規例。既成。請余為記。余惟義田之事。於古無聞。自宋文正范公始買田千畝。以養族人。其後子孫能修其業。歷今七百餘年。田益廣。族益盛。義莊之規條不改。書院之俎豆如新。仁賢流澤之長。未有如此者。故明季吳中申氏近歲松江張氏。並聞風而起。捐置義田以贍族。然皆由貴顯後力所優為。今陶氏位未登於朝。家業粗饒。乃於敦本睦族之道孜孜汲汲。若飢渴之於飲食。惟恐後時。非誠心慕善。無所為而為之。能如是乎。記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凡今之人。視同族如路人。甚有相怨相爭。若讐讐。皆由不敬祖宗故至此耳。今陶氏初置義田。義莊即立先祠其中。於以奉熙嘗序昭穆。蓋不獨調卹之誼。猶見古者敬宗合族之道焉。信可以挽頽風。砥薄俗矣。抑余聞之。范氏自文正之後。世有賢者。故義莊之設。歷久不廢。陶氏既有此善舉。

天必將篤生賢嗣。昌大其門。他時族姓日蕃。倉庫加廣。范莊陶莊前後相望。並垂永久。豈非吳中之盛事哉。

陶退庵墓誌銘

先生姓陶氏。諱貞。字駿文。又字改之。晚自號退庵。其先自崑山徙常熟。世有隱德。六傳至先生之父昌化公。諱元淳。康熙戊辰進士。以文章政事擅名海內。世稱子師先生。終廣東昌化令。先生其長子也。性識聰悟。少就家塾。與令弟太常相鏘礪聲聞。浸遠。康熙戊子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讀國書如素習。明年散館。授編修。念母鮑宜人年高。思致菽水。輟投牒乞假。部彙疏上。奉特旨。繫予休致。而先生名居首。初請假也。

聖祖謂諸詞臣不共官次。干謁滋擾。將有所處分。大臣有知之者。謂宜少緩。先生曰。若以養親獲罪。復何憾。遂歸。

世宗嗣位。前休致者悉起用。大臣薦先生才。與修明史。至則條列纂修事宜。上之。總裁并示同館諸君。皆唯唯。議以全史之半相屬。先生度諸公終不能行其志。分纂仁宗朝紀傳。彙具。復投牒歸。時房師桐城張公方得政。暨同里蔣文肅公固留之。許以推挽。先生對曰。即官如老師。亦非某所願。二公乃止。家居十餘年。及今。

上初元發號施令。民氣和樂。先生曰。吾其庶觀德化之成乎。就職半載。會遍試詞臣。仍予休致。通籍三十餘年。立朝不滿一考。意泊如也。先生始浮湛里中。縱酒不羈。已乃折節自勵。然磊落俊爽。引義慷慨。與時俗脂韋。干進之習。鑿枘難合。其見幾明決。固有大過人者。惜乎未獲施於用也。初昌化公歿於官。先生奉太宜人萬里扶柩歸。暨祖母葉太孺人下世。遺賢讓不取。苛選潛消。本支益睦。先後執喪及葬。立祠宇共祭祀。具有儀則。居鄉久。凡有關邑中利病者。必向當事侃侃言之。賴先生幹旋者甚多。其於文字尤有天稟。初習舉子業。崑山徐司寇會課。輒居前列。至十六歲所為文。已為人借刻。及在海外。早夜精思。文格益進。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熟於史事。漢唐宋事迹。與其治忽之幾。皆能疏舉。晚而學易。頗有所得。為古文詞。波瀾意匠。最近廬陵。然不規規形似。今所存二百篇許。易筭前手自刪定者也。余在都。與太常為古道交最深。歸里後。見先生精神如少壯時。心氣益和平。杯酒相邀。必勸盡歡。閒談及經史。娓娓不倦。方意里閑過從。藉以析疑解惑。而先生遽病且不起矣。悲夫。先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以。

萬壽覃恩。加一級。階承德郎。配俞氏。封安人。性賢明。事姑以敬養。佐治家有法度。年五十六。前卒。子二。承宏承勛。今年月日。葬先生於大河之新阡。承宏等奉其叔父太

常所撰行述。揭銘於余同里後進。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維昌化公。學者所尊。位不稱德。乃矧後昆。英英先生。少挺頭角。肆力於文。汗瀾卓蹕。詞垣再入。人樂久居。先生曰。嘻。賦我遂初。拍浮酒船。徜徉山水。時或直言。以衛桑梓。吁。嗟先生。與世超然。謂宜難老。憤也。忽焉有文在篋。可以不朽。我銘其藏。徵諸永久。

陳少章先生墓誌銘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勵行之碩儒。本朝百年來。位不大而名最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為老友者。是為少章陳先生。自何先生歿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為中吳文獻之重輕者。幾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謝。遠近為之嗟嘆。卜葬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文。宜按古私謚之義。謚曰文道先生。其孤具狀徵銘於余。按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多與明季遺民故老游。父治昌慷慨尚義。拯人之急。母朱氏儒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生游。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不售而歸。再至京。

館藩邸三年。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略也。其為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蒙茫得失者。為文章簡嚴有法。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其他少時帖括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復紀也。性孝友。居父母憂。每慟輒絕。歲時祭事。必涕泗沾衣。與人交。有始終。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所居老屋數楹。朝齋暮鹽。人不能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踏塵市。蓋先生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不食之碩果。讀書之種子。宜與世之工聲色營華靡者。第一時之得失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孺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幼躬守約。奉姑至孝。雍正十年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入國子監。孫男四。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祔。黃中為人耿介。博學有文。為先生克家子。以余不能取容當世。顧獨重

馬余雖不獲親炙先生。然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
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萬年。

宜興盧氏忠節全編序

陳浩

咸縣知縣盧豪然。明大司馬忠烈公象昇從曾孫也。其曾祖處士公象晉。為忠烈仲弟。忠烈殉節賈莊。或誣以不死。棺七十餘日。不得葬。處士伏闕上書。其弟象觀繼之事。乃白處士復自請效死邊外。不報。大兵下江南。象觀與從弟象同閨門死之。處士奉母匿山中。後乃棄家為僧。蓋處士之志節與死事諸昆弟同。而其心為更苦也。惜乎兵燹之餘。遺文散失。軼事既闕。而其名之見於史。彙諸書者。又或謬誤而莫之正。豪然承祖父遺命。求之二十餘年。始得遺刻於金沙馮氏。遂走京師。上史館訂正之。史成。復盡取所得書疏及當代士大夫所為傳記之文。詳序始末。名之曰盧氏忠節全編。噫。豪然窮士也。居家衣食常不給。懼過佚前人光。奔走千里。垂二十餘年。而後明史之載其先人事者。得有所徵信。及此編成。而後忠烈之深謀遠略。與處士之懷忠抱潔。抑鬱難明之隱。益昭然共見於天下。蓋忠義之氣之在天地間者。其精爽光燄。必不與草木同朽。而孝子慈孫一誠之固結而不可解者。固可以通於神明也。余反復此編。既幸盧氏之忠節終不泯滅於易世。而又重歎豪然之苦心。可令天下為忠臣義士之後者。皆慨然知所興起也。故樂為之序。

昌平州重修 文廟記

吾州在都城北七十里居庸諸山萃立環拱有扶輿磅礴之氣士多直節重名義膠庠之內沐朝廷之德教尤近州故有學建於明天順間後以兵燹頽圯國朝定鼎後順治十四年修而復之康熙三年十一年再修而規矩始備迄今又七十年矣中間時有補葺然歲月浸久棟宇垣墉漸就腐折黝垚汚漫之屋類多孔昧彫剝春秋齋祭弗稱厥儀博士師弟子講業於是者無栖息之所每以為嘆乾隆七年州牧胡公來蒞是邦既謁廟願瞻庭廡而喟然曰教化本原之地使之殘缺至此其何以庋祀事勸學者遂具其事請於副使秦公出俸錢為倡復謀諸縉紳士庶得白金二千餘兩乃市良材陶堅甃諏日維吉撤其舊而增新之以歲貢生何君士宏等董其役視事之暇則身自簡稽日必再至在事毋媮惰者經始於八年之三月至六月而竣於是向之蕪翳於荆榛瓦礫之間者悉煥然改觀州人士美公之德而樂其事之成以余州民能道其實也屬為之記余既不獲辭因揖州人之從事於學者而敬告之曰胡公之所以為是舉者豈惟是宮牆之巨麗學舍之潔清為一邑觀美云爾哉將以振興文教育人才以為國家之用也吾黨束髮受書所誦法者六經四子之文所講求者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理宜皆根深蒂固彬彬乎列大雅之林矣今試進而講學於明倫之堂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可一一自驗之而無所愧

乎。退而肄業於時。習日省之齋。於不忠不信不習之戒。皆自慊而無自欺乎。所治詩書易象春秋及先儒之書。能沈潛及復研悅。而有得於心。且效先覺之所為。盡吾之才。以復其性乎。天下名之所在。即實之所在。士所重者。惟敦實行崇實學而已。漢之寇威侯。唐之劉司戶。皆吾鄉之先賢也。威侯佐光武成中興之業。政行於河內。德被於潁川。功施爛焉。而史稱其經明而行修。司戶當文宗時。憤宦官擅權。慨然有救世之志。對策極陳時政。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其意皆原本經術。與長沙江都並峙千古。由是觀之士之立本致用。垂鴻聲而樹偉績者。未有不以學行為根柢者也。夫以漢唐之世。程朱未出。聖人之道未著。幽州土谷僻在荒遠。而山川靈淑之氣所鍾毓。若猶卓絕倫等若是。況今

聖天子重道崇儒。聲教四訖。禮樂文章。燦然明備。吾州又近在百里之內。日月之光華。仁漸而義摩者。百年於茲矣。士苟能束修砥礪。各敬其業。學聖賢之學。以制其行。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為父兄者。修是以教其子弟。為先達者。修是以教其後生。為後生子弟者。敬修先生長者之教。設誠而致行之。以成其身。而正於家。施及於鄰里鄉黨。使相觀而善者。爭自濯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異日人才興起。鴻翼孝德生。王國而為邦家光。必有邁迹古人。藹藹然繼

卷阿鳴鳳之盛者庶幾賢州牧之意願與諸君子共勉之也遂書之以告來者胡公名大化浙江山陰人

山西和順縣知縣蘇忞庵家傳

君諱宏祖字恪甫姓蘇氏河南湯陰人也其先世麒麟成化初以明經任高平縣教諭曾祖民燮明壽官邑庠生祖萬姓萬曆壬寅貢士任靈臺縣教諭父元教贈文林郎君生而英敏嗜學二十而成文章即究心於史治且習兵法順治三年成進士授山西遼州和順縣知縣會大同總兵官姜瓖叛連陷汾潞沁澤蒲絳數十城復陷遼州繫知州張道南巡檢陳文炳於獄兵逼和順矣民心不固將欲降之君自念身非武臣未有訓練之兵以禦敵所可聽驅令者胥役而已而民心皇皇非口舌之所能爭可以曲止也乃召父老拔所佩刀自決曰某即死城不可失也僕楊明教之傷不及死眾心感焉皆願以死守君乃訓勵鄉勇使典史余本忠出賊不意破賊營獲其首王歌等賊逃歸遼州而官兵始至破賊於東郊獲賊首孫運隆等十餘人即乘勝迫賊城下克之誅其偽官李長青擒偽將李質而賊黨平出張道南陳文炳於獄方事之殷也君七月不解衣及官兵至以所訓練之兵運輸期會出入於險難之中此由震以天威遣重臣而鈇鉞之賊固無所逃其誅殛然向使和順而無君則既

與汾沿沁澤蒲絳遼州同陷矣。當是時和順之民先困於逆璲。繼困於五臺賊劉永忠。君之禦永忠亦如。所以禦璲者。賊以數千之衆創敗引去。不敢過和順城。其功績著於山西。載在河南人物志者。世多知之。而民之數困於兵。得以撫綏休息。雖迫遽倉皇而不失其所。則非和順之民不能得其詳也。其後竟以勞瘁卒於官。所著有尚書講義。易臺風雅。敦樸堂詩集。行世。

贊曰。余遊汴梁湯陰。蘇生於豐兄弟從學於余。於豐君元孫也。承其父命。請余以守和順逸事為君作家傳。今知杞縣劉君慕唐和順人也。為余道君在和順時惠政。賊平後。當資給難民二千餘名。皆復業。父老至今傳之。方官兵至。當事貴人嘉君勞績。有褒語以勵其鄰。封而君卒之日。貧不能歸葬。民眾哀思之。乃贈而歸之湯陰也。

魏君金生傳

魏鑑字金生。號海若。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於鄭。明通政司右通政諱尚賢。壬午殉難。祀鄉賢者。鑑高祖也。尚賢生希微。希微生繩祖。繩祖生世盛。世盛生宣化。宣化生鑑。鑑之生。其外王父夢偉人。因以孫女許之。鑑十一歲。即能文。年十四。知表揚六世祖之忠節。出其遺文。鄉之宿望多器重之。鑑由州學生入國子監。以史館議敘。授貴州威寧府通判。改大定。尋擢知黃平州事。會雍正八年。烏蒙之亂。苗賊既陷烏蒙。而黃

平之臺拱苗亦相繼叛。鑑於任官之始，瘁力於山川險阻之中。出則資糗糧，齎駝馬入則安輯流亡。蘇其困，軍務以時濟。而居民無剝膚之災。當賊燄方熾之時，長官坐困而鑑獨用其土官何模策，檄模引苗民於冷西間道，乘其不備而攻之。以聖主之威靈，小蠢不旋踵撲躪。而當事者以師出無主，不敘模與鑑之功。則鑑之居成功而不言，較之其故事守官尤可述也。鑑入見時，苗民復動，署事羅某與何模死焉。及鑑至黃平，賊稍稍引去。上官以是仗之，而軍需所至，極第其病民者不應。上官亦或聽讒焉。然鑑居官介然，無事可申。司寇張公照視軍黔中，制府以事齟齬，劾其糜費帑金被逮。授鑑指鑑曰：「凡所報銷皆司寇未至時費也。」竟以實報。遂陳疾乞休，不得。所請上官易去，乃得請。鑑官黔時，有同官某與撫軍善，將為先之。弗答。歸里後，貴州藩司陳某過鄭州，見州守曰：「魏君居官有法，可往詢也。」守曰：「魏君家居，余不得一見。可咨以吏事耶？」鑑世系年譜其門生王楚士述之。其墓表翰林院侍讀楊公述曾述之，不備載。撮其要云：

贊曰：余讀鑑年譜，載其家居早起，洒掃一室。几席供用必潔，曰：「吾以養心也。」心靜則事至而不滯。其遇煩劇，俱有條理，固宜至息民之困黔之人至今思之不忘。蓋當其知表揚先祖之曰志足見矣。

吳復古滇海集序

陳沆

前明南渡之末。江南士大夫所在連兵據城邑。為明固守。如金正希吳次尾黃陶庵諸先生。皆起草野。奮不顧身。號召忠義。一時應者甚眾。而劫燼灰殘。卒殉以死。海內至今宗仰。擬于陸君實文履善一流。可謂烈矣。予髫年誦諸家制義。即悚然想見其人。既不及從之遊。又道遠不復與其子若孫接履。以是知之不盡。言之不詳。往往以為恨。癸未冬。於學使孫夫子署。得識吳子復古。問其家世。則次尾先生孫也。予固已驚喜過望。而復古亦顧予特厚。時時相與促膝劇談。不少間。而復古為人。聰明奇警。無書不讀。酒酣燭跋。語及乃祖起兵時事。與其先世交遊。歷落動人。所為詩。豪宕感激。有祖風。予與偕。歷遊東西二千餘里。車敝馬煩。或入署執思。偃息而復古詩思愈壯。據案呼咤。越數日必成帙。予觀昔之遊滇者。以詩著名。莫如用修楊氏。其於滇中風土物產。言之鑿鑿。而近世則推禹峰方伯為雄霸。復古詩披奇抉奧。得之目及。而錢刻矯變。如鑄鼎象物。一一酷肖。至于鑿石淘金。與夫鹽鐵諸利病。言之有餘痛。焉有用修之淹博。而兼以禹峰之奇崛。則即以復古詩當滇考可也。復古取其自京師抵滇之作。合為一集。與吾友王子疇五與子序其首。予于詩無所知。讀復古作。嘆眉山劍南之遺風未亡。又喜次尾先生文章氣節之流行于子孫者未艾也。故不辭而

序之以復於復古焉

贈胡浩然副府序

生當侯萬戶。歿當襄馬革。忠義慷慨之士。以身許國。所為一往不顧者也。忠義慷慨之士。能保戰之常勝哉。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奚暇計利害。然其忠誠奮發。勢孤而氣不懾。冒險乘危。以闢方張之寇。則天地神祇。若陰來助之。以予所見。胡君浩然之平賊。未嘗不感激嘆羨也。君先任開化守備。雍正十年八月。吾屏保賊謀亂。竇秀汎兵失律。主兵者狼狽奔城。賊乘虛焚掠村寨。漸逼郊關。火照城之西南隅。奸細潛入。勢洶洶欲潰。州侯羽書告急。檄調三營會勦。君汎地于屏最遠。獨秉程馳救。越日暮抵東郊。州侯要君止城中。君以賊逼近。義不可安息。是夜掩旗鼓潛伺賊營。壘約在城汎兵左右犄角。為兩面交攻之計。會清曉。君率兵搗賊營。賊敗不支。而汎兵聞礮聲。始出城觀望。拾賊資。君所部三百餘人。不足包賊前後。以故賊得少竄。未全擒。賊然如霆擊雷掃。驚潰奔北。殆已勦。遂略盡。君駐軍近郊。山村焚劫之餘。黎即得仗軍威。收遺燼。自保。君又號令嚴肅。秋毫不擾。或得賊所據。悉還民。民愈獲給足。已而尾賊深入。復連勝。遂札州侯散賊。粟以賑難民。招回附賊山寨十餘處。自是賊氛漸熄。而閩州四境安堵矣。君起身行伍。方其提孤軍與死寇逐角。目張眦裂。

視賊欲吞人。以為暗鳴叱咤之雄。及乎功成奏凱。則又循循退讓。毫無矜氣。自君從思茅旋師過屏。所經村墟城市。焚香頂接。縉紳士民無老少。皆向馬頭羅拜。君亦下馬環眾拜。深自遜抑。一切羊酒饋餼。辭不受。乃知君有學問。氣識高遠。非介冑中武幹自雄者比也。君尤善拊循士卒。予聞其在行間。解衣推食。與下同辛苦。所食俸不足分贍。往往稱貸給人。無吝色。視霍驃騎後車餘梁肉。而士有飢色者。相去遠矣。大府以臨郡夷民甫定。借君鎮之。特調臨鎮中營。兼攝遊府。君日督其標下校技角力。示威也。其用意遠矣。予宦遊楚南。未曾識君。君平賊。予偕眾往謝。聞君談論。悚然異之。而君亦相視莫逆。遂訂知己。予觀君智深勇沈。善能以少擊衆。行且仗鉞專師。為天子銘功絕漠。與麟閣勳臣。垂聲千載。區區土賊之平。不足為君道。顧危在旦夕。使君如他將。退縮不前。賊黨愈增。勢且燎原。不可撲滅。然則君不朽之烈。此亦其顯著者。固不得而略也。因書以贈君。

東湖玩月記

袁安

蘇長公赤壁遊記有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光接天每詠斯言脩然神往幾於一片冰心在玉壺矣夫以坡公之忠愛其大節在朝野中外之間非優游邱壑流連光景者比而千百載下誦述其絕言逸興低徊弗去慨然想見其為人以此知政事文學合之則兩美而憂勤之與瀟灑道又有並行不悖者也抑唐人句云為政心間物自閒閒不易得其瀟灑正從憂勤中來非徒物華之玩解此則梧桐月照楊柳風吹彌覺可愛不復羨城頭姑射也湖邑夙推勝地自得神明之宰民安物阜風景若因之增勝城東臨水湖圓如鏡當羣動息時明月一輪當空涵碧水天一色四顧清輝遙吟俯唱之餘只少吹洞簫之客矣夫人之樂莫樂於閒而人之閒莫閒於優游邱壑流連光景者玩東湖之月而見夫一塵宿火有既庶之思焉見夫一棹歸舟有承平之想焉見夫丹樓如畫蕭寺沈聲橋絕人跡淵多魚躍有萬物靜觀各得其所之意焉第不知為政之心閒物閒瀟灑從憂勤得者其玩月也亦若是否乎抑更有深於是者乎坡公往矣流風未歇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聊復援筆作東湖玩月記

太白山人雪木李先生墓碣

王心敬

雪木先生既葬之十年其冢子松謀立其墓道之碣而東來委記於余嗚呼自先生歿典型之感時屢予心矧知先生者更無如予而可以不斐辭耶謹按先生姓李氏名栢字雪木自號太白山人原籍漢中府褒城人七世祖某徙郡之曾家寨居焉遂為郿縣人父可敬母王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而赤面偉軀器宇異常兒九歲而孤母王孀人鞠之為延師入小學即往往吐奇語驚人及年十七八至二十三輒自負其氣善談兵家言不肖俯首研習制舉文師屢責之不聽一日師怒而笞之數十母孺人聞之亦痛加督誓先生乃屈首誦文課藝無幾時遂入庠補弟子員又無幾時歲試學使者賞其文之迥出性靈遂拔之冠一軍而文名籍籍隨邑庠矣然終非其好也嘗日率置制舉業於其案而所私讀者則經世之書陶冶性情之詩一日負鋤出耘家人饋之食則見其依隴樹而誦漢書又一日驅羊出牧則背日朗讀晉處士集亡羊而不知凡聞西鳳名勝地與老成耆德輒徒步遊訪雖祁寒大暑跣踵而不辭太白山者終南萬里間第一險峻寒遠之山也必一年一遊至山巔對天池必徘徊浩歌久而後去或問山路山氣如此之險寒一遊得其概足矣歲歲必登也何故先生曰登山之巔為之塵眼空對山之池為之塵慮淨生平快事孰過於此是聽

者為之掩口而笑。先生不屑也。及年四十有八。貢期將逼。先生則謝而去之。或以為言。先生愴然曰。前為吾師。吾母。應此役。今歲且近暮矣。亟還故我。猶以為遲。尚又奚戀耶。晚年高風逸韻。風動閩中。賢守宰往往折節交下。風歲庚午。西鳳大旱。先生乃攜家就熟。漢南洋縣。得東道故太守仲貞張公款留。乃託足焉。越三年。以商南牧仲宋侯。江西質人梁公。蘇州采書張君之邀。乃辭漢南北。反而仍寓家興川。蓋愛其地之盛。又喜生平故知之。咸在臨邛也。而先生則仍為耀州守。穆庵李公延之。課子於耀州山孫真人洞。一日以酒醉墜牀。而病病中。仍歸於郡。曰。是吾邱首之宜也。歸郡又一年。年七十有一。而卒。嗚呼。先生賦高岸曠達之姿。生平信心徑情。不投時好。處或不能無至其心事之光明磊落。若時下齷齪委瑣之態。二三巧詐之態。則毫釐不以縹其素定之天。而如遇美酒逢故人。開懷放意。於上下古今。無不語。語之又靡不慷慨淋漓。使人欲歌欲涕。而不能已。則既老之年。依然不減於少壯也。又先生氣甚勝。而高邁意所不可。雖貴人前。必伸其意之欲言。而心則甚虛。守又復甚固。見善即不難屈。已以從。數年二十五時。遇先生於二曲。先生所齒幾長予一倍。而遇予一言之近。是未嘗不亟加贊許。自後每見。凡有規勸。無有不欣然意納者。終其身布衣蔬食。或有極人之不堪。而襟度瀟然。畧無怨天尤人之意。介於言貌間。蓋先生素志有

在終身未能自遂其本懷。而如其蹈履任真一意孤行。嗚呼。即傳紀所載。古較然不欺其志之高人逸士。亦奚以過彼議先生者。固為不知先生。即譽先生而不得其實者。亦為未盡先生之真也。先生所著有樹葉集十卷。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襲前人。詩則自成一家。而聲韻頗與彭澤相近。蓋生平最愛者淵明。故於淵明之詩。嚆咀尤熟。不知不覺。風韻逼真耳。子二松義孫七先生。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其樹碣也。則以雍正十八年某月某日也。嗚呼。先生成古人矣。今復易邁斯人也耶。易邁斯人也耶。

漢唐兵制論

王延年

漢唐兵制皆三變而興衰正同。漢兵三變者何？初用郡尉兵，後用京師兵，其後又用州牧之兵也。唐兵三變者何？初用府兵，府兵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也。高帝定天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郡國則因平地而用車騎，上郡隴西北地諸處是也。因山阻而用材官，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是也。因水泉而用樓船，廬江潯陽會稽諸處是也。列二軍者，壯京師之勢；因三地者，均守相之權。武帝時八屯置而重城門七校增而先中壘，征伐復有伏波下瀨橫海浮沮浚稽祁連蒲類浞野破羌等軍。士卒奔命不暇，昭宣後雖南北二軍亦用以窮追遠討，而郡國可知矣。光武用兵以少而精，掌兵以簡而當，養兵以薄而贖，南北二軍俱有所省。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暨都尉左右將軍官，併邊郡亭候吏卒，雖其後邊郡仍置都尉而征討實專，仰禁旅逮京師軍弱乃大發四方兵，講武平樂觀，果何益哉？應劭云：官無警備，實啟戎心。其論省兵之弊切矣。此漢兵制三變之大略也。太宗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曰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曰南衙衛兵。天下十道府六百三十四關中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上府千二百人，中千人，下八百人。有統軍別將折衝果毅等官，有事命將四出事，解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士無失業而將不握兵，其思

慮深且遠哉。高宗武后朝法浸弛。明皇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多納貲隸軍。而府兵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因逃匿耗散。張說請募兵宿衛。號為彍騎。天寶間法又廢。而朔方河西隴右河東諸節度宿重兵。肅宗藉以平亂。其有功行陣者。除方鎮河朔世襲傳至。廣明天復。梁晉燕蜀吳浙荆湖閩廣分裂。爭雄請陸贄李泌杜牧諸論。慨然太息。此唐兵制三變之大略也。總而言之。漢之兵制變于武帝而成于光武。唐之兵制變于明皇而成于肅宗。其始何嘗有狹小前人法度之心。特以太平數傳。思補其偏而救其弊。多難中興。欲因其利而乘其便。而孰知事勢積漸。遷流而不可返。君子合觀漢唐兩朝。而知興衰之正有相同者。當其興也。高祖太宗乘秦隋之弊。立兵制為子孫計。久遠漢之南軍。一唐之諸衛兵也。漢之北軍。一唐之羽林軍也。衛尉中尉授之鄜商周昌。一左衛右侯之授之秦叔寶尉遲敬德也。絳侯入北軍以安劉氏。一桓彥範之帥羽林以復李氏也。宋昌鎮撫南北軍。一葛福順之統領北門四軍也。自武帝攻攘胡越。郡國困於征行。明皇開拓西北。精兵咸戍邊陲。光武省兵。肅宗姑息鮮卑。西羌朱泚李懷光之患。遽於前。黃巾黑山龐勣黃巢之難。起于後。外兵益強。禁兵愈弱。于是制西園八校尉神策十二軍。統之以親信宦官。塞碩曠文瑞輩然事勢積漸。遷流已久。欲一旦握操柄以威天下。是乃支撐大厦不用良材而用朽木。固

無俟袁本初在昌邈之借兵以除內而已知為袁敗之徵矣

宋徐靖節公祠堂碑

彭啟豐

祠舊在吳縣治南乾隆五年移建今所前太守汪君德馨為記其大略矣越四十餘載二十一世孫堅偕族人葺新之屬余文其麗牲之石余考乾隆十三年所刊蘇州府志載徐靖節公祠在南正二圖陳千戶橋祀宋宣教郎揆即五年所建是也靖節公舊居浙之衢州江山縣因奉父遊汴家焉公既殉難父攜家遷吳乃世為吳人也宋理宗時侍郎李心傳撰建炎繫年錄錄靖節公事謂大學士徐揆江山人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待試省闈逢國難與諸生合肥丁特起歙縣汪若海漳州何烈等各為書欲遣金軍二帥請還車駕留守司不許揆乃獨詣南薰門云有饋獻金人守門者白之二帥俄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其書二帥見書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後贈宣教郎官其家一人夫公非有當官之責獨以耿耿孤忠發憤為諸生倡而所司者輒撓阻之仍奮不顧身必致命遂志而後已此亦足以愧當世之人臣懷二心者矣宋史成于元代以公與宣和靖康間殉難之侍郎李若水學士劉韜員外郎傅察知汾州張克戩等並列忠義各為一傳綜括始末即據建炎繫年錄而備載所致金帥書二百七十餘言又錄所未及者嗚呼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所謂雖久不廢者與自南渡後數百年來徐氏子孫蕃衍不一其地而居吳邑之光福者為最著遭際聖

朝。褒忠典禮。覃及幽遐。而靖節公祠宇。久而逾新。春秋享祀。弗解益虔。蓋公之死。雖不能挽北去之轅。存既亡之社。而其急難之誠。扶危定傾之志。實與李忠定宗忠簡等。其殉國之烈。實與李忠愍等。至性回薄。一往浩然。亘古今塞宇宙。無弗到也。又何論乎時與地之懸遠乎哉。爰論次其始末。而系之以詩。其辭曰。

江郎山高六百尋。殺水發原清且深。汴京大學貢南琛。觀光闕下傾儒林。天步方艱。北轍駭。滿廷肉食如虀齏。顧瞻青城矢槩忱。踴躍獨往無懼心。噴薄熱血膏刀砧。光爭日月無古今。宗祊世守胥江潯。簫鼓肅遶毅魄臨。曲奏吳歛佇靈飭。官蒼寥廓雲沈沈。一編青史垂家箴。子臣大義長嚴森。

宋忠烈公祠堂碑

當明崇禎十一年冬。我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巡撫顏繼祖以所屬兵三千駐德州。阻河為守。太監高起潛駐兵臨清。濟甯為聲援。唯時巡按御史為吾鄉宋公學朱方莅事。章邱聞警馳還。閱濟南及旁郡所調兵。僅得千二百人。倉卒間與巡道官周之訓及典史田多善等。治守具而泣血上疏求援。並條陳方略。七上皆不報。我兵薄城相距九晝夜。城陷率家丁數十人巷戰。力屈就執。死于城樓之訓亦被殺。多善竄免。須火樓焚。骸盡燬。有家丁周申者匿溝中。竄望見之。已而公長子德寬自家削

匄求公屍不獲。獲公令箭及所佩印各一。卽其地奉衣冠招魂以歸。當是時起潛旣不援濟南。又以失藩王故委臯公。而公先以在臺中劾楊嗣昌為所嫉。遂交口誣公。初未嘗死。公次子德宜走京師訟冤。而尚書徐石麒都御史張瑋給事中光時亨等先後疏證公死狀明白。下撫按察議。累年不決。南都建始贈公太常卿。陰一子入監。迨德宜仕我朝。至大學士康熙中贈公如其官。今

皇帝篤念忠勞。褒慰勝國死事諸臣。以乾隆四十年。詔表公志節。諡忠烈。並許子孫建祠立碑。夫國家政治之大端。莫切于賞忠而罰臯。公無守土之責。而赴義若渴。見危授命。其為忠甚著。彼僉人者。居權寵地。旣不能以其身執干戈衛社稷。又徒逞其媚嫉之私。為自便之計。而為人上者。亦無能正其功臯而別白之。嗚呼。賞罰不明。陰陽易位。此明之所以速其亡也。我朝扶植人倫。激揚忠義。雖勝國之臣。百年以往。然且為之闡遺烈。發幽光。況在照臨之下。有不奮發而興起者哉。康熙時公孫廣業官山東監司。建雙忠祠于濟南。與知府韓公承宣並祀。今四世孫通永道英玉撰恩榮錄以紀顛末。與諸族人醵金建專祠于蘇城之南園。旣成。以麗牲之碑屬諸啟。豐啟豐向者奉使濟南。親拜雙忠祠下。慨然攷守城遺蹟。今歸故里。覩廟貌之新。益慕公之風烈。無已時也。乃案明史及王文簡汪堯峰所紀述。書其梗概。傳信後世。為

之歌曰。

仰朝旭兮東升。映畫棟兮雲興。盼靈旗兮戾止。神恂恍兮來馮。吹笙兮擊鼓。薦嘉肴兮酌清醑。敘曾昆兮堂前。永崇嘗兮耀珪組。想義冠兮佩玦。櫻危城兮寶刀折。奮絕脰兮心酸。望譙樓兮火烈。瞻泰華兮何崔嵬。申

帝錫兮天閭開。滌流光兮耀華閭。琨玉潔兮秋霜。臨神之返兮天尺咫。矢敬恭兮桑與梓。敦子孝兮厲臣忠。亘千秋兮昭信史。

敕修故明周忠介公祠堂碑

世宗皇帝御宇之七年。詔修海內忠烈名賢祠。基禮部官牒下有司。諸在祀典者。得次第修舉。而故明吳縣周忠介公祠基應。詔旨有阻之者。久弗克就。乾隆三十二年。公曾孫鸞翔老且病。以為憂。已故禮部尚書長洲沈公。力言于布政使蘇公。下屬官察勘。未幾。鸞翔歿。蘇公亦去任。事復寢。至三十五年。祠屋圯。四世孫京觀。五世孫志忠。出私財支其朽敗。其明年布政使吳公。黨次始末。白巡撫陸公。始具章以請。制曰可。于是官發帑金。凡工度材。堂宇既成。別為一室。以顏佩韋等五人附。復以餘財飭新墓道。春秋享祀。不懈益虔。閱今且數年。公諸孫以麗牲之碑未立也。屬諸啟豐。啟豐與公世世有通家好。不敢辭。既次第其事。而復推言之曰。嗚呼。

國家教忠之意。豈不至哉。公之祠建于崇禎之初。其時公道初伸。褒卹死難諸臣。以示勸宜也。至于我朝。百數十年間。王路蕩平。治稱極盛。士生其間。素絲委蛇。從容風議。與天下共享其成足矣。亦何有於致命遂志之事。而天章臺下。旌顯孤忠。恩施異代。唯恐一有闕遺。沮遏衆望。勤勤焉。務有以章之。誠以天地之正氣。萃于公等十數人。常則為芝草。為鳳皇。變則為冬青。為精衛。至性回薄。易地皆然。在朝廷方藉以飭人紀。厲風俗。而何得以時異勢殊。歧而視之也。公之噴血罵寇。或以為太剛必折。是未得為知公者矣。當公被逮時。或勸公自裁。公曰。若輩為所欲為。苦無大人君子教正之耳。吾不可以徒死也。嗚呼。公此心。天地之心也。大人之事也。秦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推是心焉。爾其必于死者。命也。豈公獨有以致之哉。先侍講公嘗敘公遺書。並撰端孝先生傳。每論公被難事。激昂焉。咽痛不自勝。欲豐不敢勦。襲餘論。謹聞。兩朝教忠之意。及吾儕所以慕效公者。俾人知天地之正氣。不可一日而息。而仁人志士之行。亦在乎自勉之而已矣。銘曰。

唯公之節。如冰如雪。太古陰崖。返而成鐵。唯公之聲。如雷如霆。雷霆既息。天開日星。日星明明。鑒于下土。忼慨孤忠。非今伊古。唯古有模。唯今之式。謂爾靖共。謂爾正直。教爾為臣。教爾為子。我我新宮。潔齋享祀。有廬可守。有田可耕。穆乎清風。百世唯馨。

李孝子傳

李孝子者名維煌字裕光江南寶山人也。生十歲而父歿。方父疾時。日夕籲天進湯藥。必親嘗。及父歿。哀慕逾常。兒終三年不離柩。次人呼曰小孝子。家貧無以養母。乃棄舉子業。任門戶。力求甘脆進母前。而自食藜藿。母偵知之。呼與共食。遂長齋淡食。以慰母。焉。母得疾。間疾。醫不能療。孝子復籲天三晝夜。母驟道者。授以鍼。曰。以汝子故。為汝治之。汗浹背而愈。又嘗患背創。醫言當用艾炙。孝子恐母不勝痛。先自試。輒大痛乃止。積賴北辰。願減已壽。以益母。母亦獲愈。雍正十年七月。海上颶風大作。孝子所居江灣距海不二十里。水至屋將圯。孝子負母匿几下。俄鄰屋俱毀。而孝子室獨全。卒奉母以免。孝子有一弟。為叔父後。幼多疾。廢業。孝子輒分財與之。弟歿。撫諸孤。為之婚嫁。迎叔母共養焉。孝子事母。未嘗一日離。其從兄錫泰巡撫廣西。欲招孝子俱行。孝子曰。吾安能以一日而違吾母哉。遂謝之。先是孝子喪父逾年。又遭祖喪。兩世孤露。數年無以營葬。常布衣屏居。不與筵會。人或勸之。輒流涕曰。禮不葬不釋經。吾有痛于中也。及卜地。饒浦隆冬。冰雪。手運灰土。僵臥垂絕。有匠人過之。溫火灌以湯。乃甦。體素羸。竟以是劇。將卒。屬二子善事祖母。奉母手大慟。瞪目而絕。孝子歿于乾隆五年。越十五年。大吏請旌于朝。建坊于江灣里。其曾孫雲驥從子遊具。

事狀來因為之傳如此

論曰。記云。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吾觀李孝子之事。何其誠哉。古之孝者。或泉涌于陸。或魚躍于冰。或哭竹而笋生。或廬墓而烏集。義由天發。物非外來。援古證今。事同一揆。或者不察。以報施之。或疑天道之無馮。彼亦嘗反諸身否耶。

唐風蟋蟀官箴說

楊錫紱

詩唐風蟋蟀論者以為勤儉質樸有堯舜之遺風是已。余嘗細玩之。竊謂此聖學也。亦即切要之官箴也。詩之言曰。職思其居。心之官則思。懼其雜而不慎。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居也。又曰。職思其外。非驚外也。人之一身。上下四旁。親疏遠近。各有不可遺不可忽者。不思則頑然一物而已。伊尹躬耕莘野。而思天下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堯舜之澤。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豈得謂之外而不當思乎。中庸以小人行險徼倖為顧外。然則事非行險。心無徼倖。皆不得謂之外可知矣。又曰。職思其憂。人生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蓋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間。古聖人防微杜漸。憂勤惕勵。此物此志也。豈非聖學乎。顧何以見為切要之官箴也。國家設官置吏。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即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即各盡其職。一邑之官。各盡其職。而一邑治。天下之官。各盡其職。而天下治矣。職未盡而他圖。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疏。計之周。慮之到。非外也。即如州縣以撫字懲奸為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為他邑之民而不卹乎。盜賊竄通於吾境。豈得諉為他邑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思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為憂。凡事之流弊

後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為利而在彼則為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其實釀
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俑者矣。是則詩三言思。皆居官
者之要務。不可一日不省覽也。詩又言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小
民終歲勤動。至於歲暮。職業稍閒。始相聚為樂計。一歲之中。為時甚暫。又其所為樂
者。不過豆觴酒醴。親族鄰曲。偶然過從耳。豈遂至於蕩心而佚志。乃即瞿瞿然相戒
於已甚。今士大夫膺符綰綬。身據華臚。固不待歲終而始言樂也。賓佐會集。事有時
有。肆筵設席。習以為常。味則求其珍美。庖則期其精良。舞袖纏頭。酣歌蕩飲。既卜其
盡。又卜其夜。豈止於豆觴酒醴而已乎。又其甚者。則廣置妾媵。狎昵頑童。衣飾車馬
已多而猶以為少。已精而猶以為粗。直般樂怠教。惟日不足耳。曾思其居思其外。思
其愛者而宵出此哉。夫人生德業。莫要於取法正人。希蹤賢哲。今詩之言曰。好樂無
荒。良士瞿瞿。良士賢者也。以彼小民。猶知慕賢好德。相與儆而效之。矧士大夫而可
以其逸樂怠慢之身。覩然民上乎。然則所謂官箴者如何。曰。如蟋蟀之詩而已。吏無
大小。各殫其力。各敬其事。日有孜孜。不懈於位。則思其居矣。此外凡吾心所宜盡力
所可及者。周而詳焉。勿遺勿置。則思其外矣。念禍福之相倚。惕外侮之有由。不敢以
其身一日肆然於民上。不敢以其心一刻自弛於幽獨。則思其憂矣。若夫飲食燕會。

雖必不能省。然取其足以適口而已。取其足以合歡而已。車馬衣服不必華美。姬妾僕從不必嬌侈。而又時時自警。醒曰。得毋暴殄乎。得毋僭越乎。則樂而不荒矣。至於尊賢取友。德所由進。夫子美子賤為君子。以能取友。以成其德也。不但上官之德望兼隆者宜敬之愛之。即同官之賢能素著。下僚之品端才美者。亦敬之重之。則與良士日親。流俗日遠矣。若此者。力勤則心不外馳。而職業無慮。其不舉費省則心無所貪。而廉潔不患其無終。上不負君。下可對民。身以勞而得安心。以清而愈泰。其視荒官守而耽逸樂。或以放蕩罹禍患者。豈不相懸萬萬哉。故曰蟋蟀一詩。官箴備焉。

重脩淮安府學記

國家右文治。自首善至直省郡邑皆有學。尚矣。郡邑學之將圯者。日就葺。規隘而制狹者。日廓而增華。殆風氣使然。亦人力所能勉者。余奉

天子命。視漕事于淮之明年。淮太守五君諾。與鄉翰林阮君學浩。因郡學之規制未備。謀之郡六屬紳耆。醵金幾千緡。鳩工三閱月。事竣。請記于余。謂余使節駐于淮。且重屬意淮人士也。余惟是所謂人力能勉此者。奚待記。而以言余所重屬意。則竊有以記之。夫學為脩己理民物。以與于三不朽者也。修己理民物。受成于學。亦往往受誣于學。匪學之為誣。誣于學者誣之。風琴雅管。觀乎人文。有芻銀紙繒。不則蛇神。

牛鬼以盜聲華者矣。澤躬于曲糝和氣質于金璞乃靡靡焉有敝羸飾節抑又毀方雖治為跡弛玩世者矣。古之人數典而陳考遺文率舊章以決疑定策胡為乎食古戾今有模稜比附膠墨支離特竄鉤援庭嘔野訐沴氣中于人心禍本厝於風俗者故木之不材者其液楠絲之不理者其楮楚學術之誣其心術之謬也然欲求正于心術卒非學術不為功我

朝養士百餘年于茲

列聖相承濬醴教澤賡經註史麟炳黌宮而紉繹

聖謨惟正學術以正心術為章志貞教之大經世有周程朱胡為之師實鼓鐘是世有游楊謝蔡為之弟實梯梁是是在力絕其誣且謫焉耳夫謂山川靈粹運會苞符則淮卽東南至海西北距岱鉢池洪澤雲臺射陽之勝歆歆縈蔚弁冕三吳矣舊志云先輩力學攻苦剝華務實邇來習染純樸不均有篤志潛修者有詭隨世味者風氣乘除不猶是河山素論耶撫諸史乘徐仲車宮僉憲之清節純孝臧子源劉守惠趙潛叔陸君實之孤忠勁烈韓侯陳廷尉步丞相王侍御金榮襄公沈大司徒之幹濟鴻業網絡絃塲風徽尚千古焉其殘膏賸韻猶能沾丐後人是又在典領斯土與祭酒斯宮牆者操模謹範傳魯休鄉俾此都人士穆穆攸攸薰浴

聖化尚友前徽學術心術之別謫返醇駸駸日上則以是為賢守令及鄉先生諸從事今日之勉于是役也為不朽而余所屬意于淮人士者觀其成而樂為之記也于是乎書

明相國邱公傳

鞠濂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戊申流賊陷京師。執懷宗。崩於煤山。越九日丙辰。大學士邱公自經死。公初以是年二月由禮部左侍郎晉東閣大學士。時賊勢甚熾。公念國事不可為。忠憤憂勞。往往悲慨。竟夜踰一月。而賊薄都城。懷宗召廷臣議死守之策。相向慟哭。公歸寓。語長子之敦曰。吾將從事於奉先殿。敦請故曰。今日廷對上曰。大家在奉先殿完事。即裂帛一條袖之。明日趨朝。見宮人四竄走。或云上且南幸。公走其鄉人靈臺郎家。詢乘輿所在。遂以所草遺筆及絕命詞一章授之。敦促速去。勿絕邱氏後。公尋為賊挾入帳中。投繯被解。不得死。則百計求死。至飲冰片者再。又不死。賊將誘以大官。公叱曰。吾豈背主求生者。於是賊備加害。尋公嫚罵益厲。而卒乘間以死。嗚呼烈矣。余則悲公為賊拘。不得如吳橋諸公。即日聞煤山之變。正衣冠。肅容授命。而獨遺其辛螫也。然大節以此益奇。後之人憑弔往事。獨於公有深痛者。若其神爽所注。惟在奉先殿完事一言。歷數日如一日。雖謂之即日死可也。悲夫。公諱瑜。字德如。號鞠懷。襄陽宜城人也。天啟乙丑進士。授翰林。累遷禮部左侍郎。公器識端厚。深於經術。懷宗時。嘗侍經筵。奉命講洪範。以開明洞達動上聽。朝臣無不稱之。十六年九月。公廷對。力言孫傳庭督師關中。此安危所係。慎勿趣之輕出。又言賊

踞荆襄朝廷畧不為備不虞其直逼都城乎其後皆如公言所上防禦諸疏皆切機宜而政柄有屬事多枝柱論者恨之然天禍人國非人力所與即令公盡出其蘊宣遂能挽已革之命以一本支大厦之傾哉先是十五年冬賊陷宜城公父民忠為賊所執踰年有傳公以閭臣督師襄陽者賊拘迫公父公父題四律壁上遂自縊其詩悲鬱抗壯與公絕命詞至今誦之猶使人奮迅以興勃然鼓忠憤之氣公夫人龔氏罵賊不屈賊怒殺之其冢婦廖氏及二女皆投井死仲子之陶有姿容膂力李賊全守襄陽後陰圖賊間以報國事洩賊支解之此賊屯河南嵩縣事公當致命時尚不知也語之敦曰汝嘗讀書讀書以明道要識綱常兩字如汝弟從賊偷生非吾子也此數語大義凜然其平居之為教於家者可推矣

論曰之敦閒走南京時福王世子即位陳情祈恤典而科抄駁助有原其始似與不疑何卜者殊分兩途之議嗟乎公豈疑而卜者哉彼工科不知何許人豈習見明之末年廷臣持株苟容國步既移而一時股肱大僚率多泯忍觀望者而因以疑公耶何其議之謬也

賽公家傳

特贈雲南按察使司僉事賽公諱枝大宇雲耕號可園登州文登縣人雍正戊申公

以州同知待次京師。是年冬。雲貴總督邵公疏奏滇省需人。當展詔臣工各舉所知。於是公同里戶部主事劉君重選。素悉公端方廉惠。即以公上聞。引見後。奉旨赴滇。其時初開昭通府。而烏蒙有均田之役。公於己酉十一月奉邵公檄往為經理。公念苗疆新附。宜予軫卹。雖以三壤定賦。而遞降其則。又量留餘畝。使得自耕。徠苗甚德之。庚戌秋。事竣。以八月下旬至昭通府。擬即返會城。以復邵公。而逆倮黑寡高魯等。造言煽亂。號招諸醜類。乘不備。絡繹潛赴已而賊大集。則豕突狼奔。洶湧而入。公遇賊於塗。其長隨山西澤州張蘭秀。義人也。從公巷戰。殺賊二十餘人。而公亦被大創。為所執。賊有識公者。執曰。賽公也。感公均田公平。速走避某。若可免。若與不識公者遇。危矣。公曰。吾豈偷生者。吾當就死。官解其送我守備衙門中。而賊自入城大肆掠。因尤肆力。摻括各衙署。戕其家屬。至月晦。公遂遇害。當賊語公避去時。從其言則生。不則死。勢不中立也。乃毅然賢死於生。富貴於不我識者之手。而決不汶汶自污。非確有見於分義之嚴。其能如是之特立乎哉。

上聞公死難。深為憫惻。既贈官階。又遣官請文以祭。賜金葬。賻予其家。嗚呼。人孰無死。死而如公者。誰與。公與予為中表兄弟。其祖母鞠文登宗家女也。余初聞公死。既慟傷之。且惜公慈惠性成。年纔四十九。令得盡出其仁厚之德。則元澤所被當與

古循吏並稱然公一捐軀而天下傳之史臣且書之簡冊照耀奕世後之人考公事蹟猶想見忠壯之風凜凜如在即使公果竟其施其聲光不若是烈也則凡與公為戚黨及素與厚善者亦皆可以無憾矣公王父諱玉紘康熙己未進士父諱璋壬戌進士歷任山西提學道 贈玉紘公如其官公早失二親友愛兄弟無杪忽閒隙樂振施出於天性如路經山西某鎮逆旅主人染訟事將粥子為資公問價幾何曰十二金公即如數予之其子得不粥陝西貢生秦姓者其子誤遭人命陷獄中捐三百金贖之以出某年公由甘肅入都至某坊稠人中忽有大呼趨就者曰君非寡某耶今乃得見於此公愕然其人曰到寒舍即知之至則其人率妻子羅拜於庭曰不憶數年前平涼道上旅寓中有卧病窮乏之筆帖式乎時方為主人所逐君適相值即理諭主人付以資令飯我又延醫醫我且留居旬日待我愈予之以北上之需而君始行也某今為某官矣每語家人輒感激泣下今幸見君於此於是公嘿自循省乃恍憶及前事脫非再值其人則竟忘之矣蓋公於利濟事既往則不留於胸又不僅施不望報而已生平尤敦友誼年二十餘時嘗以太學生就試京闈有進士某君其房師為公父門下士與公往還一日公將東歸某君曰吾無子素聞山東女子多淳朴能為購婢妾乎公曰諾及歸為訪某氏女頗端淑以善價購之於是備衣飾僦

具餽車騎身送都門而某君以內妒不果納或謂此女殊屬意於君盡留作側室公曰既購為吾友妾矣而自留之是負友也會有丈登人入都販易其子年少善居積遂以此女妻之其篤於遊好多此類公既死難其友人相與議曰公和緩退讓於朋輩幼姁有恩視之長者也不謂其義烈如是余曰是乃所以為公也夫君與友皆以義合者而君尤重平居不忍負友豈當危難而忍負其君哉公之被執也又有長隨某親見賊引公以避公堅不從賊縛某置空室中後得不死數為人道公此事余同縣李龍川先生於賊平後嘗修路昭通其長公兆懷自雲南歸為余言之公子學濂屬作家傳余老病不能文於公則不可辭而李君之言足據邊概次其事而復論之論曰宋慶曆時儂智高反嶺南攻陷十有二州仁宗以縣官素不設備守吏無以捍賊故凡失守者惟奪兩官而於知端州丁君寶臣以其殺賊六七人則僅奪一官而復召用以此論之脫公即受職新邑能殺賊而後走匿以

聖主明照萬里亦將原其情與勢而赦之而況未膺民社則公尤可以無死而公必死夫人之畏死將求緩須臾而不得矣有能計失守之誅以為死於法甯死於賊如此者吾猶且賢之而如公所處則又非立無生望而惟出於死之一途者子與氏曰舍生取義公於是可以當之矣

王先生家傳

先生諱芳字汝馨封君顯吾公之次子。篤行長者也。憶丁卯歲先生就試北闕。其時先君任東城。余隨侍見先生。姁姁和易。樂與之親。榜發不售。得落卷。知限於額。吾鄉士大夫皆為監扼。先生安之泊如也。其後余返里。歲時詣翔崖村。先生必設食止余。談笑往往至夜分。甲寅冬。以事往。則先生捐舍久矣。有子六人。皆惇樸守家法。遺風未墜。對之益念先生。其長子曰某。司舟運挂閩未歸。次子曰某。出所述事畧。再拜祈為家傳。既又踵門以請。自惟與先生兩世有好。不敢以不文辭。先生以太學生考授州同知。需次既久。封君令謁選。先生曰。兄出仕兒一人侍眠食。安忍遽離。即往者鄉試去來三月。意恍惚。時時在父母側也。語與泪俱。悲咽不能止。封君為悽然。頷而諾之。先生之事親也。應庭除牽衣倚膝。狀若嬰兒。終父母之身。非大事不輒出。出必刻日以歸。其兄昭勇將軍久宦江西。先生思念日深。以封君命往視之。太淑人問歸期。先生以歲暮對。及自任所還舟。渡黃河。值上流冰圻。澎湃衝撞。三十里舟幾破。於時家僮舟子皆號泣無人色。先生從容語曰。死命也。泣何為者。須臾冰解。得達岸。人以為孝誠所感。至歲除。太淑人眎日影西下。顧謂侍者曰。臘已盡。吾兒當至矣。語未終而先生至。封君患瘵疾。醫不效。卧歲餘矣。先生皇皇無所指。與將軍晨夕拜禱。泣告

天地及宗祠祈以身代一夕封君夢其先人曰汝二子孝敬感格病即愈無憂也及覺整衣起步履如初將軍性醇厚善事親與先生並聞於時而將軍曰人子侍父母側無昏氣情容被服寢處在視得其宜理脩隨不假童婢皆可勉為之惟二人有所喜慍未形詞色而先意承迎不少忤於神明非余季不能也將軍深愛先生而先生於兄尤篤同居至白首杪忽無聞將軍一子先生愛護踰所生於其天亡哭之過慟居常黯嘿不自聊疾由是作日以甚越數歲卒得年五十有九先生既以孝悌著於家而好行其德急人之困如傷在體故其卒也族姓及內外姻黨皆奔赴長號里人無老壯亦相與嗟傷墮涕曰王君善人胡不再假以年也而某某兩兄弟則呼天願代先生死某某者先生族弟也幼而孤露從其母寄居於舅氏先生授以田宅經紀其家者二十餘年族中廢婦及衰老無歸者依先生以活其婚嫁喪葬之無資者皆予以財歲饑待以舉火者數十家族人有盜先生麥者村中人共知之以告先生先生曰此余家奴某所盜也已懼而遁矣奈何誣某人盜麥者聞之大愧入夜潛還所盜麥跪實告先生憐之而予以半其人泣而去女兄一人失所天家赤貧村四孤兒先生問遺雖勤而虞其不可繼於是葺屋北城陽使母子甯居凡百所須月給無缺舅氏四人以年饑求食四方先生跡其處而還之其常為人奴者出資以贖為之婚

又為謀生計。解氏甯海舊姓也。至今猶聚族而居。封君既沒。其從兄弟五人窮不自存。先生一一振恤之。如封君在時。其先後老死。皆製衣具棺以葬。而五人之子皆貧。落北走京師。先生念之。輒流涕。數寄書促歸鄉里。為娶妻購產。令勿失所。先生易簀時。遺命猶惓惓及此。余以先生諸善行。其謀人也詳。故書之。亦不得而畧。然先生非矻矻為是以邀長厚之稱。特其性情使然而皆為世俗之所難。使凡鄉之士亦如先生所為。則利於人者溥矣。王氏自著籍萊陽。世居荆崖。其先多隱德。晦行。至顯。吾公始以子貴。封昭勇將軍。封君慷慨重然諾。尚義樂施。人咸謂先生克繼父志焉。鞠濂曰。先生嗜書。作潛齋藏古籍數千卷。淹貫博通。為人道古今成敗得失。纒纒不已。晚節尤喜為詩。與同志徜徉山水。其高寄如此。歲丙申。先生與將軍邀先君至其家。把臂話舊事。甚適。已又扶杖步門外。坐舍西茂林中。俛仰惟笑。時余亦隨行。隅坐見先生兄弟愉愉。老而益篤。知王氏家風於孝友最隆也。於戲。俗日頹薄。而前輩遽然。余傳先生。蓋不勝老成凋謝之傷云。

李烈婦家傳

列婦李氏。武定文襄公之次女。幼喪母。不逮母教。而天性淑明。諳大義。年十五。適同里太學生子。胡馮君。其侍舅姑側。命之坐。則坐。不則立。終日而訢愉無怠容。其退也。

非承命不敢輒出。人見之不知為貴家女也。文襄公總制兩浙。值耿逆之變。移鎮衢州。傳語洵洵親戚皆為危懼。烈婦坦然曰。賊以逆犯順。自取死亡。吾父材武而忠。烈賊不足平也。既而果然。其識解明決。即丈夫有弗如者。馮君以痰疾卒。烈婦時年三十二。生次女。坐屏聞之。痛絕而甦。曰。吾惟從夫地下耳。於是侍者以粥進。不食。其兄延醫手調藥以奉。不飲。家人輩更迭涕泣以勸。不答。姆抱長女及次女以就。不顧。越數日。形色枯矣。而神氣不亂。扶行傍柩側以卒。聞烈婦事。夫婉順於姊。姊姑姊妹款款以和。出語若恐傷之。及當大節於死生之際。則一瞑就義。決不甘作未亡人。而新然如是。

鞠濂曰。文襄公之拒逆於衢也。介冑坐高阜。指揮將士。賊發礮擊之。左右死傷顛仆者數十輩。而公不移。已而礮子掀公冑入地尺餘。公陽陽如常。不為動。當是時。公惟知君國之是殉。而何有於身。余謂忠與節一道也。若烈婦之矢死不回。其得公忠烈之氣於性生。而致命於其夫者。與其從孫進士刑部主事文木君。與余兒子遜行。遊屬為作家傳。以示後嗣。余老鈍不能文。而樂道其事。然烈婦豈藉文而傳者。余之文且將託烈婦以傳矣。

郭烈婦家傳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墨縣烈婦郭氏以夫死是日即以是自經死氏為故左都御史湖廣總督華野公姪孫如父廷獻庠生氏生六年而母某氏卒其繼母則節婦姜氏也年十一父卒姜與氏同寢處拊摩而教育之氏且長矣猶愛護若嬰兒氏在室未嘗一日去繼母懷也及年二十適故益陽令江君之孫顯祖氏既端妍稟母訓而顯祖負傷才人稱雙璧時臘之十九日也三日廟見顯祖暴中風甚危氏飲泣不食傍徨依榻前侍湯藥夫大漸喉中咯咯目直視氏扶其項曰君口不能言心尚有知既迎我來當仍攜我去也夫卒泣呼隨去舅姑勸阻之不可回則集江與郭兩姓之屬百端寬譬而矢死益堅其伯父廷彥俊君諭以立嗣守志事禹俊則平時愛氏如已出者也氏佯諾如伯父命即又曰夫且殮廝役雜運甚室中篋笥當一檢點之氏入人間鎖鑰聲無何寂然入視之則更衣自經死矣其時為申距夫之卒於午纔復兩時耳夫之卒也氣已絕而目不瞑至是瞑焉意其神爽契合果待氏而攜以去耶氏顏色如生人嗟異之蓋氏以隨夫為大幸得乘間死慊於心其無慘容也固宜嗚呼烈矣

論曰吾於是而歎左都公之遺澤長也世稱忠孝節烈出詩書禮義之家夫不以其醞釀厚而濡染者深與今於烈婦益信余嘗謂昔人以死其夫為賢知之過非定論

也。惟為繼室保遺孤。則義主於守。如姜氏是也。姜不可死也。而氏則可以死者也。又有以守節為難。而死猶易者。嗟乎。事孰有難於死者。矧以二十歲女子為婦。曾不及旬日者乎。或曰。姜與氏恩勤備至。留其身以副母意。不亦可乎。曰。固然。然既為江姓婦矣。則慰母私情也。殉夫大義也。且此正所以慰母也。稱氏而推本其自。皆曰。此姜節婦所撫而教者。女以烈顯。而母之苦節益彰焉。抑烈婦之風聲遠矣。自郡邑士大夫以及窮僻鄉之愚夫愚婦。咸相與感慕。喧傳其所以翼世教而動人心之天者。豈小哉。又豈僅照耀郭姓之家世而已哉。余衰病不文。而不忍拒禹俊君之請。故為傳其事而復論之。以備修邑乘者之採擇焉。

李恭翁室于孺人墓誌銘

庚申仲秋。過仰巒。吾妻之從弟李君恭翁。命其庶子承西。暨孤孫宜屋。白衣冠伏地頓首。而手一冊再拜畀余曰。此天衢由君所述室人事略也。室人以正月二十一日。即山卜葬。以明年辛酉某月。日子不欲使室人覆不聞也。志墓之詞。惟君子是託。已又出示其哭內詩。余讀之。竟悽然曰。嗟孺人乎。去而從吾妻地下遊乎。吾妻歿於丙申之秋。前一歲。余自西夏歸。吾妻數道孺人。淑明請理義事。姑孝與人。油然而和。余聞而賢之。蓋孺人姓于氏。海陽司馬莊人。其父太學生吉水君。於吾妻為舅。以故孺

人往來吾家而吾妻歸省其母時與孺人集處相好也余既概聞孺人又有感於忝翁之遺不復以衰病辭於是按其事畧為次之而繫以銘焉孺人為婦不及舅孟符公之養而繼祖姑戴淑人在堂淑人性嚴重念孺人之孤且幼又喜其恭順審詳憐愛之縫紉供饌非孫婦莫任也姑趙孺人患夙病孺人能曲體所安迎其意而副之姑病以減為婦也而眎已如女婉婉自屬於姑姑亦如已女視之姑卒哭之如母其哭祖姑也亦痛如大母然度四時之祭終其身不假臧獲手時品未薦小兒女無敢闌語索食者孺人早失怙恃矣初嫁時年纔十五其孝敬殆出天性云忝翁性豪放飲酒賦詩落落不問家事而喜延賓客孺人勤懇治家常節縮以用其飭客粹至必詎勉具豐腆以為夫子懼忝翁有所振恤孺人無纖微吝色或憊患之而於其相依之幼弟惟時與擲沐浴濯耳其異日生計曾不一問忝翁吉水君暨配馬氏將就窆忝翁力為經理孺人亦了不與知忝翁怪之則曰此夫子事也忝翁以孺人久不娠先後買臧氏江氏為側室江死孺人傷之為臥病踰月臧生男承西孺人保抱之推乾就濕幼勞特甚其於西二妹亦然西且壯角矣猶不自知為臧之所生臧病劇時語西曰我辜主母恩今不能再生以報也兒其孝事母則我魂魄不恨矣李氏大家尊輩及等行下至卑幼凡百有餘人孺人處之皆宜其亡也人無不哀且念孺人者

猶憶吾妻既道孺人之賢。即又曰。于妹孱弱其孕或不數。且恐其不永年也。孺人一男曰承熹。一女曰嫺熹。既夭。而孺人病。其後嫺又夭。孺人慘慘無生氣。遂不起。年五十一。而吾妻之言果卒驗。昌黎公云。彼蒼意竟如何。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乎。公蓋為男子言之。乃賢婦人所遭。亦往往如是。而歸震川先生之銘顧孺人。亦曰。造物者區區以是為仇。夫孰能知其由。嗟乎傷哉。先生其有所感耶。何言之怨以對也。銘曰。

孺人所藏兮。蒿麓新阡。兩邱在望兮。于熹女嫺相攜迎母兮。歡若生前。夫卜吉壤兮。長松鬱然。幽宮夫築兮。土厚而堅。魂其容與兮。居此安安。

鞠烈婦王氏墓表

嗚呼。此烈婦王氏與其夫鞠礪行合葬墓也。蓋婦且殉夫遺言。謂吾姑早卒。生不得事死。願隨吾夫同侍地下。今附其姑墓之方向數步。成婦志也。婦為海陽縣需次國子監監丞諱某公之女。孫太學生諱某君之女。年十八歸余從姪礪行。事祖姑及舅皆得其懷。性端重。寡言笑。為婦五年。與同輩相好。無猶。未嘗出一語齟齬。聞其如道姑平生。涕漣而不能止。自其夫得羸疾。侍湯藥。惟謹。及夫疾劇。所生子喬升四齡矣。亦以疹後得危症。夫卒。子同日死。婦於是呼搶大痛曰。天既奪吾夫。又奪吾子。吾何

以生為即遣人趨告其父。就視一訣。痛少間。語其姒曰。吾為生者痛耳。母愛我甚。自今不再見。痛何可忍。若死者。別不幾時。不痛也。翼日不復哭。檢笥中衣物以示人曰。此吾母服也。以還母家。此為吾作者留之。此常服者。不足留也。自夫姊與姒及女姪。偏貽以物。下至使婢皆有之。其從容如此。日暮人返。知父不果來。即易服入戶。就纓手纓舉而氣已絕。解視之。面貌如生。無慘容。時丁巳閏九月廿四日也。年二十有三。婦當哭踊時。語姒曰。其忍令吾夫無後耶。於是其夫兄砥行。以次子喬岳後之。亦以成婦志也。其舅潛泣謂余曰。自婦死。念輒悲之。盍為文以表其墓乎。余曰。烈婦以得死為幸。身後之榮名。曾何足入其意中。以婦之奮身趨義。其形盡。其氣常留。已自為其不朽矣。夫石可書也。亦可助也。吾文其能永烈。婦之傳耶。其舅曰。欲使過其墓者。得婦死狀。相與稱說。嗟惜之。以少解吾不可解之悲。非以為烈婦榮也。余曰。然。乃概次其死事。畀其舅而饒之於石。

頻伽園文集序

潘安禮

頻伽園集鄧用晦先生之所著也。厥孫士錦既增訂其若干卷成而屬為之序。禮晚進末學何足以序先生之文哉。蓋先生於性情之際深矣。非論述其時代考其質行則莫得而知。而先生所以為文之本不著。欲一指次使塗之人覽焉而皆獲耳。焉而皆得。又未可也。今夫君親倫紀之際必有歷劫不磨之性情。而後發為文章。皆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概。而如屈子之哀江南。陶靖節之題甲子。其幽咽纏綿不敢莊語。則有儻恍漫興以寄其萬一於渺茫百世之下者矣。先生立意較然。亦時見其微詞於詩歌文章。而其志則一以繼夫尊大人容成先生之志也。溯先生之曾祖侍御公。顯於前明世宗朝。逮職方容成公。凡三世皆光寵膺仕。而先生以甫冠謝去巾衫。杜門纂綴。歷有年所。其文章已見光於天下。元夫鉅公欲起先生為世大用者。數數然矣。卒銷聲匿跡。沒齒不踐亨顯之塗。此何心哉。當是時以黨魁據壇坫者。方自託於許魯齋竇漢卿。以附會乎風雲。然則所南阜羽之流。固宜其以殘山剩水同滅沒於可知不可知之間也。余非篤古而連於詞者。何足以暴白先生之貞亮與日月爭光。況又有難為言者。若此者。先生之狀容成公也。有曰。時已謝則不敢舉其功。勢已移則不敢舉其節。此殆非蓋棺可遂論定。嗚呼。先生之所以繼志者。復誰得而知之。

已乎。柳子厚云。立言者存乎其中。即末以標本可十七八。觀讀是集者。僅旁推默證。而得其所以立言之本焉。則先生之性情與文。俱不朽而存者。固不俟余言也。